

文學研究法
唐景崇署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73





文學研究法

桐城姚仲實先生撰

雲詩吳春鴻題



文庫 11
D 73

010190551992

民國三年三月
京華印書局印

文學研究法目次

- 起原第一 根本第二 範圍第三 綱領第四 門類第五 功效第六 運
會第七 派別第八 著述第九 告語第十 記載第十一 詩歌第十二
性情第十三 狀態第十四 神理第十五 氣味第十六 格律第十七
聲色第十八 剛柔第十九 奇正第二十 雅俗第二十一 繁簡第二十二
疵瑕第二十三 工夫第二十四 結論第二十五

右文學研究法二十五篇。桐城姚仲實先生撰。先生論文大旨。本之蓋塢惜抱。兩先哲。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論。莫不考其全而擷其精。故雖謹守家法。而無門戶之見存。往歲主講國立法政學校。著有國文學四卷。翔瞻而簡易。典顯而精鑿。學者便之。璋適以是時亦濫竽講席。獲讀其書。亟率諸弟執贄往受學焉。今年先生復應文科大學之聘。編訂講義。較國文學尤詳。每成一篇。輒爲璋等誦說。危坐移時。神采奕奕。恆至日昃忘餐。僕御皆環聽戶外。若有會心者。不數月全書成。顏曰文學研究法。其發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龍。自上古有書契。

以來論文要旨略備於是。後有作者。蔑以尚之矣。今或謂西文藝學可質言之。無取於文。一切品藻義法之談。有相與厭棄而不屑道者。吾不知其於西文果有心得否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一日欲發摠其胸中之所得。而或不能達。將必復有取乎此。庶有以知瑋言之非阿好也。門人固始張瑋謹識。共和三年五月一日。

文學研究法卷一

桐城姚永樸仲實

起原

昔尚書帝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關雖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朱子熹詩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爲作也。然則文字之原。其基於言語乎。言語其發於聲音乎。聲音其根於知覺乎。大凡盈天地間者。皆物也。物之號有萬。其由氣而凝爲質者爲礦物。有生意者爲植物。有知覺者爲動物。動物之中。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氣而最靈。故鳥獸雖有知覺。



而狹而不廣。偏而不全。人則既廣且全。廣故大全。故周自墮地以來。即呱呱而泣。蓋已有所欲矣。繼而解笑。又繼而解言。至能言而思無不達。求無不遂矣。故不惟一己之欲。可以表示。且人與人之欲。亦可以相為感通。然而能宣之於覲面者。究不能推之於萬里。是行於近而隔於遠也。能著之於一旦者。究不能永之於百年。是通於暫而滯於久也。使終古如斯。將思之達者。仍有所不達。求之遂者。仍有所不遂。有聰明睿智者出焉。於是作書契。以易結繩之治。百官以理。萬民以察。蓋至是而人類之作用。乃益宏。文字之功效。乃不可勝數矣。昔楊子雲雄法言問神篇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徐偉長幹中論貴驗篇引子思云。事自名也。聲自呼也。孔冲遠達尚書序疏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韓退之愈送孟東野郊序云。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程子頤語錄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聲音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然則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點畫之聯屬而字成。字之聯屬而句成。句之聯屬而篇成。文學起原。其在斯乎。其在斯

乎。粵稽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易說卦傳又因而重之。繫辭為六十四卦。蓋天地萬物之情狀。已隱然括於其中矣。及黃帝時。史臣倉頡。見鳥獸蹏迓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乃造書契。其初但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而謂之字。著於竹帛。則謂之書。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有六書。所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許叔重慎說文解字序云。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一是也。即上下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擣。或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大抵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同為造字之本。然序不可紊。其最先者為指事象形。而後有形聲會意。有四者為體。而後有轉注假借為用。故漢志於四者皆曰象。而二者綴於後。與許君小異而大同。但世運變遷。而文字隨之。據說文解字序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已與古文或

異七國時以天下分裂字尤異形秦始皇時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時大發吏卒興成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古文由此絕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孝平皇帝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及新莽居攝復改定古文時凡六體所謂古文奇字篆書左書繆篆鳥蟲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自倉頡訖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倉頡所作二曰大篆史籀所作三曰小篆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廢古文用八體漢用六體并篆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因事生變也魏世復有八分書然自晉以後楷書獨盛行其後遂爲世所循用此字數逐代增加古少而今多與其體變易古繁而今省之大略也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東漢元興中和帝宦者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

焉謂之蔡侯紙後漢書及唐末益州有墨版蜀相母昭裔請用以刻九經宋景德中真宗又及於諸史詳見焦由是印刷之業興而版本出明中葉復有活字版此文籍流布其術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若是則今日宜文學發達遠邁古初矣而考其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何哉間嘗推尋其故然後知今之字數孳乳而寢多其體又視古日歧迨至楷書通行而去之也益遠凡古之渾渾灑灑噩噩之文在當日不難家喻戶曉者今則雖老師宿儒欲求其融洽貫通非竭畢生之力不能得其涯涘故古者以同而易今以歧而難此其一也今之繕寫印刷視古爲便凡古人之著於竹帛者類皆衆所宗仰之書匪是則殺青無日職是之故雖漢之賈鼂董劉其所纂述多者百餘篇少乃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數篇今則村塾學究坊市賈客亦皆著書鏤版自命通才雖擗摻餽釘率爾成章然以當於庸俗之心遂致不脛而走汗牛充棟涉覽殊艱故古者以少而專今以多而紛又其一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欲由今溯古以通其訓詁必自識字始夫古者大篆且羣以爲異於古文今雖小篆尙覺近古故說文一書自當與爾雅同資研究庶幾可知

古人造字根原。若者為本義。若者為引申義。若者為假借義。而經典之奇字與句。可以漸通矣。試觀古今文家。如李斯有倉頡七章。司馬長卿如相有凡將篇。楊子雲有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孟堅固復續十三章。而段氏玉裁說文注。引其中所載孔子以下數十家之說。皆深於文事者。唐韓退之尤兢兢於此。故其言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後記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樊紹述近世湘鄉曾文正公潘國論文。亦以訓詁精確為貴。日可見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於小學者。曩時巴縣潘季約。清為永樸述南皮張文襄公。洞督學四川日。每諄諄以此訓後進。以為小學乃經史詞章之本。及任滿旋京。成都門人武抑齋孝廉。謙問治說文如何致力。公告以入門之法曰。試取許君五百四十字部首。記其形體。審其音讀。究其訓解。殫數十日之力。往復熟習。必期一覩其字。即能讀為何音。辨為何義。並閉卷而能默寫其字體。一一無譌。再與言第二事。其論至為切實。可備學者之取資。若夫欲從數百千萬卷中。撮其英華。去其糠粃。非知所決擇不可。欲知所決擇。非有真識不可。欲有真識。非有師承不可。蓋有師承而後有家法。有家法而後不致如游騎之無

歸昔吾家惜抱先生。兼嘗謂己才弱。而上劉海峯先生大書。則言所賴者在於聞見親切。師法差真。意正如此。夫古今集部。浩如煙海。究之足以名世者。每朝不過數人。六經周秦諸子楚辭文選姑勿論。近世古文選本。莫善於姚氏古文詞類纂。曾氏經史百家雜鈔。二書自六朝以前人外。其以為圭臬者。惟唐荆川順茅鹿門坤所定唐宋八大家。姚氏益以元次山結李習之翊張橫渠載龜无咎之歸震川有方望溪苞劉海峯數人。曾氏益以元次山結陸敬輿贊李習之翊范希文淹司馬君實光周頤敦程張朱四子范茂名凌馬貴與臨歸震川姚惜抱十餘人。駢體文選本。莫善於李申耆洛駢體文鈔。其所錄者自秦以迄於隋而已。古今體詩選本。莫善於王阮亭正古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姚氏五七言今體詩鈔。曾氏十八家詩鈔。王姚所列入者較多。曾氏所謂十八家。曰曹子建。植。曰阮嗣宗。籍。曰陶淵明。潛。曰謝康樂。靈。曰鮑明遠。照。曰謝元暉。朏。曰王右丞。維。官終尚。曰孟襄陽。浩然。襄。曰李太白。白。曰杜工部。甫。晚依嚴武於蜀。曰韓昌黎。愈。南陽人。先儒謂在脩武。然文曰。白香山。居易。香山。自稱香山居士。曰李義山。商曰杜牧之。牧曰蘇東坡。軾。在黃州。築室於東。

坡自稱東曰黃山谷其庭壁嘗游瀾院山谷寺石牛洞樂曰陸放翁游蜀以蜀帥范成
大文字交不拘禮法人曰元遺山好蓋鑑別皆極精審吾人從事茲學自當先取
派正而詞雅者師之餘則歸諸涉獵之中又其次者雖不觀可也果如是必不致
損日力而墮入歧途矣或曰文章特一藝耳沾沾自喜何為曰否不然凡以文
學為一藝者不過本孔子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而與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而諸語耳然孔子之意蓋以行為文之本非謂有行即可無文也
使其如此何為四教以文為首述而畏於匡且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罕昔李
習之寄從弟正辭書云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
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名之哉
斯言可謂諦當然則北齊顏黃門推謂自古文人多陷輕薄顏氏家訓文章宋陳忠肅公
璣謂一為文人便無足觀者皆所謂時世所好之文耳夫豈可漫無區別而舉古
人所藉以繼往聖開來學者一概輕視之耶或又曰當今時事孔亟所應討論者
至多奚暇及此曰否不然子獨不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之說乎夫國之所藉以

立豈有過於文學者匪惟吾國凡在五大洲諸國誰弗然蓋文字之於國上可以
溯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來中可以合大羣而激發其愛國之念下可以貽萬世
而宣其德化政治於無窮關繫之重如此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國語言文字之力
能及全球時以自詡吾國人反舉國文蔑視之殊不可解夫武衛者保國之形式
也文教者保國之精神也故不知方者不可與言有勇且語言發於天籟文字根
於語言則亦天籟也既為中國人舉凡各種科學非得有中國文字闡明之烏能
遍行於二十二行省是故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學為先欲教育之有精神尤必以
文學為要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如曰精深高古之文勢不能盡人皆知之皆為
之此則別有辦法蓋分為普通學專門學是也何謂普通學但求其明白曉暢足
以作書疏應社會之用可矣何謂專門學則韓退之答李翊書所謂將蘄至於古
之立言者是也大抵中小學校與夫習他種專科能有普通文學已為至善若以
中國文學為專科豈可自畫昔王介甫石安答孫長倩書云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
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卑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利

祿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耶？惜抱先生復魯絜非書，亦謂古今才士，苟有為古文者，必傑士，今當斯文絕續之交，諸君負笈而來，有志茲學，是不以為迷也，使猶不以傑士相期，則吾豈敢。

根本

左傳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襄二十五年此孔子尚文之說也。然論語又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夫質者文之本也。禮記云：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器是文與本固相須為用也。而本尤為要。故孟子云：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離嗚呼！是豈獨為立身行己言之哉？苟欲文之工，亦非此不辦耳。此韓退之所以云：本深者末茂。答尉遲生書又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李答書昔荀子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為端，煥

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人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勸學揚子雲法言云：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鬢帨。見王仲任充論衡云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超徐偉長幹中論云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也，二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謂之癩，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君子，必兼之乎。紀藝顏氏之家訓云：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勉凡此諸說，皆發明孔子文質相須之旨者也。要之此意，易賁卦已詳言之。案賁之九三曰：賁如濡如，永貞吉。夫賁者飾也。序卦曰：濡如，則飾之甚也。然而曰永貞吉，則懼其滅質也。故上九又曰：白賁无咎，白者无色之謂。雜卦所以勉其敦本務實也。苟敦本務實，而文乃不為空言矣。古今鴻篇鉅製，永垂不朽，端在

乎此。夫豈有徒騁其詞藻，而可以立誠居業者乎？是故爲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葉扶疏，首在於明道。夫明道之旨，見於中庸。孔子所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是也。其後董子舒仲亦有明道不計功之語。漢書董仲舒傳蓋自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而鄉大夫州長黨正以下，書而考之者，皆不外於德行道藝四者。並周禮地官德者有諸身之謂，行者著於事之謂，道爲之本，而藝其末也。孔子講授，一遵成周之舊，故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降及周末，此風已微。然諸子中最醇者孟氏，次則荀卿、韓退之、送孟東野序，所謂以道鳴者也。他若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莊周、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蘇秦、張儀之屬，退之謂爲以其術鳴，是誠精確，然就其術之所長者，要未嘗不包於道之中，猶不致華而不實也。兩漢以後，醇儒雖少，然亦各有所明。至魏晉乃彌衰矣，是以退之云：就其善鳴者，其聲輕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隋初遂有以華豔之詞入章奏者，文帝以付有司治罪，而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魏武帝爲太祖，文帝爲高祖，明帝爲烈祖崇尚

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爲古拙，以詞賦爲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王仲淹通告門人亦云：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中說天地蓋皆灼見當時之弊。幸韓昌黎出，乃作原道、原性等篇，而八代之衰以起。其答李翱書云：能如是，誰不樂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答尉遲生書云：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答李秀才書云：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題歐陽生哀辭後云：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由是其門人李南紀漢作昌黎集序，遂有文者貫道之器之說。此外如柳子厚元宗答章中立論師道書云：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報崔黯秀才書云：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

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云秀才志於道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宋柳仲塗開應責云天生德於人聖賢異代而同出豈以汲汲於富貴私豐於己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於古之道也己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穆伯長修答喬適書云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於人耶歐陽永叔修答吳充秀才書云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又蘇子瞻祭歐陽公夫人文述公語云我所爲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云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又答李沿書云夫道之大歸非他惟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司馬君實迂書云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周子通書云文所以載

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是皆以道爲文之本之說也其次在於經世自易屯卦言君子以經綸莊子齊物論因有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之語然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大義何一不以經世爲歸即其後九流十家盡出並作各引一端馳說於世而據莊子天下篇論六藝云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則亦聖人之道之支與流裔是以漢書藝文志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名家出於禮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出於稗官而總論之曰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然則學雖有純有駁要之大旨皆主於經世可知兩漢人才無如賈鼂董劉諸葛其奏議固在於指陳時政即相如之詞賦太史公以爲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

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則子虛上林。實與諫獵書相表裏。即封禪文亦然。先
蓋塢府君諱所以謂設意措辭。皆翔躡虛無。非誕妄貢諛者比也。又何得謂無裨
於世。唐宋之間。陸宣公固當首屈一指。他若韓退之。歐陽永叔。曾子固。蘇子瞻。王
介甫之文。李太白。杜子美。甫白樂天。居易黃山谷。陸務觀。游之詩。亦無一不以國利
民福爲兢兢。延及近代。如歸方姚。曾輩。非有數篇。關繫天下萬世文字。何以稱作
者。昔論衡自紀篇云。爲世用者。百篇何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王介甫上人書云。
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
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
又上邵學士書云。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襍積故實爲有
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
根柢濟用。則蔑如也。程子答朱長文書云。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相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
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平生所爲。動

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
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崑山顧亭林武炎日知錄云。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
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
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
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又云。張子有言。民吾同胞。今日之
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
窮而在下者之責也。又與友人書云。昔人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
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
愚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如以上數條所
言。庶幾得文章之要領也歟。要而言之。吾輩苟從事茲學。必先涵養胸趣。蓋胸
趣果異乎流俗。然後其心靜。心靜則識明而氣自生。然後可以商量修齊治平之
學。以見諸文字。措諸事業。否則雖告以文章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彼烏從
而知之。即知之。烏能允蹈之。然欲涵養純粹。非用力於退之答李翱書無望其速

成無誘於勢利二語不可考黃山谷答秦少章書云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深思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冬而爲春斷可識矣竊謂此可作無望其速成句注腳蘇東坡與李方叔書云私意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葉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靜慎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之益而於名節有邱山之損矣此可作無誘於勢利句注腳若夫惜抱先生答魯賓之書云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遂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間之所有也閱閱乎聚之於錙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乎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此則更融會韓柳之旨而總論之開示後人尤爲周密

又歙縣吳殿麟定與友人論文書云爲文章者若不於六經諸史根本是求而惟末之務乃欲無一言一字見疵於人自古及今蓋未之見也嘉興錢衍石儀與弟警石吉書云凡爲文章者必先有知言養氣工夫若制行動輒乖謬而談理欲其切實出言不免雜亂而操筆欲其簡淨豈不大難曾文正公日記云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當世要務惟其養氣故無纖薄之響語皆親切有味彙錄於此以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

範圍

文學之範圍有廣義焉有狹義焉自義之廣者言之如論語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治公又曰煥乎其有文章伯泰先儒謂凡言語威儀事業之著於外者皆是蓋所包括者衆矣即專以文字之成爲書者而論如漢書藝文志之七略曰輯略曰六藝曰諸子曰詩賦曰兵書曰術數曰方伎何一不在文學之中但古人文教盛行雖野人女子猶且詞條豐蔚映照古今而况居士大夫之列是以七者之文莫

不炳然可觀。垂聲千載。雖尤著者莫如詩賦。然未嘗獨擅其名。他如太史公書。第附見六藝略春秋中。賈董諸篇。第附見諸子略儒家。中。鼂錯則附見法家中。及西漢之末。迄於東京。乃有專集。然猶出後人追錄。觀漢武帝命所忠求司馬長卿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北海融文章。而與吳質書。太息徐陳應劉之逝。復言撰其遺文。都爲一集。陳承祚壽當晉世。又奏上諸葛忠武侯集。此其尤彰明較著者也。其自製名者。始於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此等體例。大抵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此始。至總集。莫古於楚辭。蓋劉子政向嘗哀集屈宋以降諸篇。至己所作九歎而止。王叔師逸爲章句。更以己之九思益之。及梁昭明太子統之文選出。而漸盛。隋唐之際。其流益繁。是以開元中。總所藏之書。分爲經史子集四類。而集部遂專爲歷代文章之總匯。然而珠璣同傳。妍媸各別。欲工茲事。非正其塗轍。何由有登堂濟馘之時。然則於猥濫之中。而擇義精詞卓者。以爲後人程式。其義之由廣而狹。

甯非勢使之然歟。今綜羣書論之。文學家之別出於諸家者。有四焉。一異於性理家。何以言之。性理家所講求者。微之在性命身心。顯之在倫常日用。其學以德行為主。而不甚措意於詞章。考其最善者。莫如周子通書。張子正蒙。曾文正公答劉孟容書。嘗以爲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西銘篇。惜抱先生古文詞類纂序目。亦謂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他若程子四箴。朱子六先生畫像贊。曾氏皆錄於經史百家雜鈔中。而朱子語類論文之語。先薑塢府君援鶉堂筆記。且歎其深得古人秘鑰。無如宗旨與文學家異。而流風漸被。其文既域於語錄之中。而不能振詩。亦但以擊壤集爲宗。夫邵子雍之詩。非無佳者也。然而無意爲詩。即偶與風雅之旨合。不過出於性靈。故妙者極妙。而俗者極俗。奉爲圭臬。流弊實多。而況語錄之俚乎。故楊用修慎云。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惜抱先生復曹雲路書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詞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

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又同治中劉孟容蓉爲文喜談性道。曾氏遺之書云：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語錄劄記，欲學爲文，則當掃去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未宜兩下兼顧。其致吳南屏書且云：僕嘗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夫孔子高穿理勝於辭，公孫龍辭勝於理，而平原君趙公以爲辭勝於理，終必受紕。蘇子美欽亦謂李文公文不逮韓，而理過於柳。黃山谷與王觀復書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自然出類拔萃。焉有文章必不可談理者？曾氏此論，得無慮陳義之入於腐，措辭之流於俗耶？使果如退之原道，永叔本論，子固學記，固彬彬然足繼六經諸子，即東坡赤壁賦與平生書札詩歌，亦時時有見道語。蓋由胸襟高曠，而文章又足以潤色之，故信手拈來，皆有仙氣。其境遂爲所獨有。吾但見推陳出新耳。何嘗墮入理障也。二異於考據家，大抵考據家宗旨，主於訓詁名物。其派有二：在經學者爲注疏家，如輔嗣王弼注易，毛公大毛公傳詩，子國孔安解書，康成鄭元說禮，詞皆簡約，然觀漢書藝文志云：後世

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多，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後進彌以馳逐。徐偉長中論亦云：鄙儒博學，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命也。治漢魏儒者，解經繁碎，即此可知。至於疏家，尤爲尤蔓，且入主出奴，不如是則以爲葉落不歸根，狐死不正邱首，亦一病矣。在史學者爲典制家，如杜君卿佑通典，馬貴與文獻通考，各門總序，元元本本，殫見洽聞，誠不可謂非經世之作。然綜其大體，多採掇羣書，加以論斷，與文學家實分道揚鑣。而況鄭漁仲樵通志之近於叢雜乎。而況唐會要五代會要之紛紛乎。昔福州梁茵林鉅退庵隨筆云：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羣書，不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於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又云：著作始於三代，考據起於漢唐注疏。考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自爲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吾邑吳摯甫先生汝與永樸書云：說道說經，不易

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皆於文體有妨。兩家並深有所見。但文學家讀書議禮。亦未嘗不用考證。是以惜抱先生與新城陳碩士用光書云。以考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又碩士太乙舟集述先生之言云。史記周本紀贊。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太史公之考證也。何其高古。豈似後人之刺刺不休乎。三異於政治家。夫政治家宗旨。主於事功。惟唐虞三代之典謨訓誥誓命。春秋戰國士大夫之詞令。最為古雅。秦漢以迄魏晉。猶有遺意。南北朝乃傷綺靡。然不可謂言之無文也。唐宋之際。粲然可觀者。已可屈指而數。南宋陳同甫亮葉水心適兩家。則條達有餘。簡練不足。自是而後。名臣之奏議。循吏之公牘。遂與文學家判若兩途。所以然者。固由後世入官之人。不必皆精文事。亦以聆其言者。程度至為不齊。非明白淺顯。難期共喻。是以明天啓中禮科給事中王志道。請凡奏疏中艱深要渺之句。隱語猜謎之習。悉行禁止。且引先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竟也。熹宗實錄而近世蕭山汪龍莊祖輝學治臆說云。申上之文。必須措詞委曲。敘事

顯明。上官閱之。自然依允。又云。告示諭紳士者。少諭百姓者多。百姓類不省文義。必意簡詞明。方可入目。或用四言五六言韻語。繕寫既便。觀覽亦易。庶幾令行禁止。然則其意固在適用也。但文學家未嘗無此等文字。而一出名手。於軒豁呈露之中。自有雅人深致。觀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西漢人文傳者。大抵官文書耳。而何其雄駿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當時文體。而即得漢人雄古之意。歐曾荆公官文字。雄古者鮮矣。然詞雅而氣暢。語簡而事盡。固不失為文家好處矣。熙甫於此體。乃時有傷雅不能簡當之病。古今文家官文字。此條可括其略。惟蘇東坡於此種。尤雅暢。不獨奏疏而已也。四異於小說家。據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蓋擯於九流之外。以為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然就其善者言之。或述見聞。智者得之。可以集思廣益。或談禍福。愚者得之。可以振聵發聾。故子夏雖曰。小道致遠恐泥。而未嘗不以為必有可觀。論語張然及其蔽也。情鍾兒女。入於邪淫。事託鬼狐。隣於誕妄。又其甚者。以恩怨愛憎之故。而以忠為姦。以佞為聖。諛之則頌功德。詆之則發陰私。傷風敗俗。為害甚大。且其辭縱新穎可喜。而終不免纖佻。是

以曾文正公宗仰昌黎而獨於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評之云此等已失古意能者游戲無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墮惡趣案此文末幅敘王君取他人告身以誑侯處士而得妻其事本無關勸懲幸昌黎文氣高古猶足自立使後人爲之與小說家紀述何以異哉吾弟叔節永亦評藍田縣丞廳壁題名記云此文用意詭譎下字生創造句矜峭有韓公雄古之筆運之故無匠氣無俗韻不然未有不落小說家派者也其後孫可之輩爲之便覺不大方矣夫史記蕭相國世家載高祖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後益封二千戶復云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外戚世家載管夫人趙子兒笑薄姬及竇廣國上書自陳小時常與姊採桑墮等事漢書東方朔傳載朔恐侏儒射覆拔劍割肉等事朱買臣傳載買臣妻求去及拜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等事班馬爲史家宗祖亦何嘗不敘瑣事以助文瀾而與小說家不同者則以其意存言外非第盡於言中也蓋蕭相國世家所以著其爲高帝故人而猶岌岌不免此帝之所以爲雄猜也外戚世家則著漢家妃后所出皆微大抵由於色升愛選不可與周之任姒比東

方傳著賢者之不得志有邯鄲風簡兮篇之意買臣傳又著世態之炎涼筆雖靈妙而義歸正大故不嫌於纖巧後來歸太僕用以敘家庭間事亦得斯秘此其異同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欲精文事烏得不明辨之吾嘗論古今著作不外經史子集四類約而言之其體裁惟子與史二者而已蓋諸子中管晏老墨列莊荀揚韓非呂覽淮南皆說理者也屈宋則述情者也左國馬班以下諸史則敘事者也經於理情事三者無不備焉蓋子史之源也如子之說理者本於易述情者本於詩史之敘事者本於尚書春秋三禮此其大凡也集於理情事三者亦無不備焉則子史之委也自鄙夫小生以膚辭淺說附諸大雅之林於是四部之書惟此一類爲雜苟欲翦刈卮言別裁僞體使不明其範圍所在何由振雅而祛邪哉大抵集中如論辨序跋詔令奏議書說贈序箴銘皆毗於說理者詞賦詩歌哀祭則毗於述情者傳狀碑誌典志敘記雜記贊頌則毗於敘事者必也質而不俚詳而不蕪深而不晦瑣而不褻庶幾盡子史之長而爲六經羽翼驟觀之其義若狹實按之乃所以爲廣耳

綱領

文學之綱領。以義法為首。此二字出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公之獲麟。約其文辭。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是也。夫王道備。人事浹。有義以主之也。若約其文辭。治其煩重。則有法以裁之也。故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離婁子而范武子甯論春秋云。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殺梁韓退之亦云。春秋謹嚴。進學夫褒貶謹嚴。非所謂法歟。此孔子世家所以云。筆則削。削則削。而游夏不能贊一辭也。其後方望溪用力於春秋者深。故獨喻此旨。其論文遂揭此二字以示人。且評司馬氏此篇云。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必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其論精且切矣。吾友行唐尚節之和古文講授談云。近世古文。自方望溪始講義法。而此二字出於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此篇說春秋。實即說史記也。春秋之刺譏褒諱挹損。不可以書見。故制義法。約其文辭。治其繁重。口授其傳。指於七十子

之徒。而史記之忌諱尤甚。忌諱甚而又不能不有所刺譏。刺譏不可以書見也。故義愈微而詞常隱。自後人不明此旨。而淮陰淮南諸人。遂真同叛逆矣。他若語褒而意譏。責備而心痛其人者。更微妙而難識。太史公蓋預傷之。故說春秋。以寓史記義法也。觀此又可見古人文章。其為義有隱顯之不同。而其法亦極變化難測。特終歸於有條不紊耳。要之此意諸經已言之。如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義也。序即法也。書畢命曰。辭尚體要。要即義也。體即法也。詩正月篇曰。有倫有脊。脊即義也。倫即法也。禮記表記曰。情欲信。辭欲巧。信即義也。巧即法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即義也。文即法也。夫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使為文而不講義法。則雖千言立就。而散漫無紀。曷足貴哉。顧世之為文章者。固不能必其義之精當。然而未敢倡言排之。獨於所謂法者。或逞其才氣。或詭為性靈。輒思叛而去之。以為快。就其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莫如甯都魏氏。禮其答計甫草書云。今之文士。奉古人之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

不敢違。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觸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此論不可謂無見。然所謂得意疾書者，正神來氣來之候，此種酣嬉淋漓境况，古人恆有之。雖未嘗兢兢然求合於法，而卒未有與法背馳者。且彼謂傳誌之文非有法不能工，固矣。曾亦思議論之文，亦非有命意有布局，不可以成篇，况後生入門，多不能為傳

誌。所能為者論說而已。若遽導之以自快其意，豈必喻立論之精微，勢將簡者失之晦，而不能條暢以伸所見，繁者失之冗，而不能的當以明所宗，其為弊有不可勝言者。夫文之有法，猶室之有戶也。誰能出不由戶，而為文顧可無法哉。昔者楊子雲有言，女惡丹青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澀法度也。法言韓退之作柳子厚墓誌銘云，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辭者，皆有法度可觀。唐書文藝傳云，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法度森嚴。宋史歐陽修傳云，修之為文，豐約中度。唐荆川董中峯侍郎文集序云，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體，餽釘以為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偃澀浮蕩之文，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然乎否

也。長洲汪堯峯琬答陳鬻公書云：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唯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譬如驅鳥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歛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惜抱先生與張阮林書云：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為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為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窳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夫思之深，功之至者，必其能見古人縱橫變化所以為嚴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凡此諸說，皆

發明法不可廢之理，大抵古人之文，愈奇變不可測，愈有法以經緯於其間。試觀莊子內七篇，其詞至諷詭，太史公所謂泔洋恣肆以適己者也。老莊申韓列傳而黃山谷乃稱其法度甚嚴，意正如此。雖然，不善用法，或反為所拘，拘則迫，迫則意，意則氣餒，氣餒則筆蹇而不活，其病亦鉅。是以歸震川評史記云：他人文字亦好，但如一箇人而面目具完，只無生氣。劉海峯論文偶記云：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徒守其法，則死法而已。惜抱先生答翁學士書云：竊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詘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為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

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凡此諸說則又所以防不善用法而反以窘其才者之弊正可與魏說參觀昔太史公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史記五帝本紀贊苟心知其意則魏說未始不足取非然者即導以方氏之說而彼亦汲汲焉以法度爲急終不過形存而君形者亡與木偶無異是故善學者聞古人之說必相悅以解若不善學雖師友窮日夜之力旁徵曲喻而只如扶醉人持左則傾右持右則傾左如此而欲相與賞奇析疑其可得乎且夫義法雖文學家所最重而實不足以盡文章之妙是以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得書謂震川論文深處望溪尙未見此論甚是望溪所得在國朝諸賢爲最深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澹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而作古文辭類纂序遂云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又與陳碩士書云夫文章之事所以爲美之

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衆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於胸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方植之東昭昧詹言云詩文以氣脈爲上氣所以行也脈縮章法而隱焉者也章法形骸也脈所以細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見脈不可見氣脈之精妙是爲神曾文正公答許仙屏書云來示詢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著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股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夏夏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

承冥行臆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武昌張廉卿釗答吳摯甫書云。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爲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緼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甯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心與古人訴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學者合觀之。庶幾

於文學綱領。十得八九矣。

門類

欲學文章。必先辨門類。門者其綱也。類者其目也。總集古以文選爲美備。故王厚齋麟應困學紀聞云。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云。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家。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亦云。宋初此書盛行。士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然其中錄文既繁。分類復瑣。蘇子瞻題之云。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亦不可謂盡誣。蓋文有名異而實同者。此種只當括而歸之一類中。如騷七難對問設論辭之類。皆詞賦也。表上書彈事。皆奏議也。箋啓奏記書。皆書牘也。詔冊令教檄移。皆詔令也。序及諸史論贊。皆序跋也。頌贊符命。同出褒揚。誄哀祭弔。並歸傷悼。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徒亂學者之耳目。自是以後。或有以時代分者。或有以家數分者。或有以作用分者。或有以文法分者。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自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出。辨別體裁。視前人乃更精審。其分類凡十有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詔令。曰傳狀。曰碑誌。曰

雜記曰箴銘曰贊頌曰詞賦曰哀祭舉凡名異實同與名同實異者罔不考而論之。分合出入之際獨釐然當於人心。乾隆嘉慶以來號稱善本良有以也。上元梅伯言會亮約之有古文辭略之選而增詩歌類曾文正公又選經史百家雜鈔其分門有三著述門凡三類曰著述曰詞賦曰序跋告語門凡四類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記載門凡四類曰傳誌曰敘記曰典志曰雜記其異於姚氏三端如分類外更揭出三門此所以示學者最爲明白至於雜記類外更益以典志敘記兩類此則姚氏非不知之第以其例既不選經史則其他著作能合於此兩類者寥寥故括之於雜記類而不別出兩類之目耳若夫併贈序於序跋附箴銘贊頌於詞賦此則姚氏之意特以贈序與序跋箴銘贊頌與詞賦其用本不同而然但文正或併或附亦猶姚氏之以對策合於奏議檄移之合於詔令夫亦何爲不可惟梅氏以詩歌入古文辭中意在得文學之大全然止錄古體而無今體與其合之而仍不備誠不若別選之爲愈矣今就姚氏所分十三類詳論於後。論辨類者劉彥和經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聖哲彙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

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又云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章春秋六論昭列姚氏亦云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綜茲兩說可以知所由來其曰辨者字本作辯說文辯治也从言在辯之間故他傳注或曰明也或曰分也或曰別也曾氏云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惟伯夷頌姚氏亦入此類蓋以其名異實同且未用韻與諸家之頌不同也。序跋類者經典釋文云序次也又與敘通敘亦次也蓋次作者之指而道之也姚氏云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是也據此則古人之序多綴於末詩書序舊別爲一卷附本書以行其冠之每篇首特後人所移耳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亦綴於末惟諸表序冠於首班氏作兩都賦前爲之序左太冲三都賦因之而鄭氏詩譜亦以序居前此其

濫觴歟。至乞人作序。起於太冲爲賦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由是後人文集莫不皆然。甚有兩序。或三四序者。顧亭林日知錄深譏其非體。自有前序。乃謂綴末者爲後序。亦謂之跋尾。或謂之書後。跋說文蹟跋也。从足友聲。爾雅釋言躡也。漢書注躡也。蓋本從足取義。引申之。凡處後皆曰跋。此類之原。曾氏廣以禮記之冠義昏義。而謂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奏議類者。其異名尤多。姚氏云。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體少別。曾氏亦云。凡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而文心雕龍言之尤詳。章表篇云。七國言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表者標也。奏啓篇云。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啓者開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盛啓。用兼表奏。陳政

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卓囊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議對篇云。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其來遠矣。漢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云駁也。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案唐以後有狀。宋以後又有劄子。近世有題本。有奏本。有附片。其名之異。亦以義各有主焉耳。書說類者。姚氏云。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曾氏謂凡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文心雕龍書記篇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戰國之前。君臣同書。秦漢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曾氏名此類曰書牘。而姚氏則曰書說者。蓋因其中多載戰國游士說異國之君之辭。而然。至說之爲言。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得其旨矣。贈序類者。姚氏云。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

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忠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而遷安鄭東甫。果語永樸云。詩崧高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即贈序之權輿。富陽夏伯定。武亦云。燕燕序莊姜送歸姜。渭陽我送舅氏。皆有贈言之義。據此可知其來遠矣。至歐陽鄭荀改名序。明允仲兄文甫說。名二子說。歸震川張雄字說。二子字說。此則因儀禮士冠禮有字辭。且既冠而字之。以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又各有訓戒。觀國語晉語載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之告趙文子。即其證。亦不可謂無本。惟明時壽序盛行。其弊或入於諛諛。有道君子多恥爲之。方望溪及曾氏咸有斯論。而兩家集中終不能免。然則擇人而作。且所稱無溢於實。庶乎可也。詔令類者。姚氏云。原於尚書之誓誥。而檄令皆諭下之辭。亦當附入。曾氏謂凡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而文心雕龍言之尤詳。詔策篇云。昔軒轅唐虞。同稱曰命。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戒。誥以敷政。命諭自天。故授官錫胤。

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救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又云。戒者慎也。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故王侯稱教。檄移篇云。檄之稱自七國始。檄者皦也。皦然明白也。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隨者也。蓋劉氏判詔策檄移爲二。而以教戒附於詔策。姚氏則合檄令於詔中。至曾氏悉貫爲一條。尤完密焉。傳狀類者。劉子元幾知史通六家篇云。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補注篇云。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此傳之意也。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此狀之義也。曾氏云。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紀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家傳。曰行狀。曰事略。曰年譜。皆是。但彼合傳誌爲一。故更數及墓表墓誌銘神道碑。姚氏分而出之。引劉海峯之言曰。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圻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案日知錄云。列傳

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傳三篇。柳子厚集傳六篇。皆微者與游戲之作。比於稗官。若段太尉則曰逸事狀。而不曰傳。方望溪答喬介夫書亦云。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獨公鎮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此兩說實海峯所本。至傳末評語。其名諸家不同。據史通論贊篇云。左傳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議。劉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而史官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歸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此雖論史。其可以資文家之取裁乎。碑誌類者。文心雕龍誄碑篇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姚氏云。其體本於

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守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瑯琊具之矣。茅順甫字坤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又與陳碩士書云。墓表自與神道碑同類。與埋銘異類。神道碑有銘。似墓表用銘亦可通。然非體之正也。吾謂文章體制。當準理決之。不得以前賢有此。便執爲是。如贈序中用不具某頓首。與書同。此顏魯公卿送蔡明遠序體也。直當斷以爲不是耳。安可法之耶。又評韓公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云。古者書旌柩前。即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案禮記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祭法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又云。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

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云。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據此則銘之義至廣。凡樹之山岳。勒之宗廟。無論爲金爲石。有韻無韻。皆可稱之。不獨揭之墓道。與埋諸幽也。姚說固非無稽。餘姚黃太冲宗義金石要例云。墓誌而無銘者。蓋敘事即銘也。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敘事屬誌。韻語屬銘。猶作賦者。未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又云。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跌圓首。此碑碣之分。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又云。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碑表施於墓上。雖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與有銘。不可謂非。先蓋塢府君援鶉堂筆記云。誌止是立石爲辭。以誌之。銘即誌耳。故或稱誌銘。或稱銘誌。劉顯卒。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爲之銘誌。今梁書載其詞。觀前人石刻。有有序二字。以目其散文。文選謝朓和伏武昌詩。善注引徐冕伏曼容墓誌序云云是也。若後無韻語。則即散文亦可謂之誌。唐宋諸公集皆有之。歐公論尹師魯墓誌銘云。誌言云云。銘言云云。是以誌銘分爲二。以序獨爲誌。蓋

是誤也。兩家之論。皆惜翁所本。雜記類者。姚氏云。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記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曾氏云。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箴銘類者。姚氏云。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案箴如軒轅與几之箴。皇王辛甲之命百官箴。王闕。左氏襄四年傳。銘如湯之盤銘。禮記大學。武王戶席諸銘。大戴禮武王踐阼。皆其原也。頌贊類者。姚氏云。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文心雕龍頌讚篇云。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大傳尚書。蓋唱發之辭。及益讚於禹。書大禹謨。伊陟贊於巫咸。史記封禪書。並屬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詞賦類者。漢書藝文志云。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注端古。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

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兩都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也。文心雕龍詮賦篇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與詩體雖異，總其歸塗，實相枝幹。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姚氏云：賦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詞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其事載之，蓋非是。詞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綜諸說觀之，然則賦之發源在於詩，無可疑者。至其異名，曾氏云：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歌皆是，蓋得其實。哀祭類者，姚氏云：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曾氏更廣以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子祝辭，而謂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文心雕龍誄碑篇云：周時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哀弔篇云：哀者依也，悲實依心，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弔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觀其所論，可知三者當歸一類。劉氏以誄合

碑，又別出哀弔，豈非矛盾耶？若夫典志之名，爾雅釋詁書傳並云：典常也。儀禮注典常也。法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册也。志與識通記也。詩歌之名，詩孔疏云：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也。禮記樂記歌詠其聲也。詩傳曲合樂曰歌，合而觀之，亦可以知兩類發生之所由。至敘記類，其義易明，茲不贅釋。

功效

昔陸士衡機文賦云：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霽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此總論其功效也。使爲文而無功效可言，雖雕琢其辭，與禮記曲禮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者，何以異？與歐陽子送徐無黨南歸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禽獸好音之過耳者，又何以異？茲更即其彰明較著者，分而論之。蓋大端有六：一曰論學。學也者，本己之所得，以救世之所失者也。韓退之進學解

云。祗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張子語錄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意正指此。但文章不工。雖有此志。此學何由宣其所見。以覺當世。而詔來茲。故程子讀張子西銘。以爲無子厚筆力。發不出。黃東發震曰抄云。朱子爲文。其天才卓絕。學力宏肆。落筆成章。殆於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霆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太倉陸桴亭儀世思辨錄云。古文須少年時及早爲之。王陽明守仁未過湛甘泉水若講道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道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言成章。動合古文體格。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平日一番簡鍊揣摩也。據此可見文章發揮道妙。其功效之見於論學者。固當首及之矣。二曰匡時。古人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爲服制。以興教化。聖賢經典。無不與政治有關。是以爲文章者。必有陳古

風今之思。本其心之沈鬱。而達以筆之委婉。乃可以動人。可以救世。顧亭林日知錄云。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此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案杜工部集中。如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三吏三別前後出塞兵車行悲陳陶悲青坂哀江頭哀王孫諸篇。其閱時憤俗之懷。沈鬱悲壯。往往足以繼變風變雅。故當時號爲詩史。蘇東坡亦評其詩云。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然則因所遭之時。或頌其美。或刺其失。當王澤寢衰。猶思匡而正之。追而復之。近救一時。遠垂萬世。斯又文章之功效也。三曰紀事。夫立乎千百世之後。而追溯

千百世以前。其爲時也遠矣。乃舉凡賢君相之豐功駿業。名儒之至德要道。莫不可以窮源竟委。歷歷言之。非有高文爲之敘述。何以臻此。昔韓退之答崔立之立斯書。自言將耕於寬閒之野。鈞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所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雖答劉秀才論史書。有僕雖駭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之之語。而柳子厚遺之書云。若退之如此。則唐之史述。卒無可託。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此可見其文不高。不能爲史。卽爲之。亦必不能令人傳習而膾炙之也。是以退之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歷陳二典禹貢盤庚五誥元鳥長發清廟臣工大小二雅。以爲皆由辭事相稱。善并美具。乃號以爲經。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李習之答皇甫湜書云。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二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功。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

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迹彰。而罕讀者事迹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歐陽永叔跋唐田布碑云。今有道史漢時事。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邱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又謂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不可以作銘。且申之云。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狗。不惑不狗。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虞道園集跋張方先生傳後云。案方字未詳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術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難言也。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冢。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氏。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嗚呼。歐陽公有言。盛衰生死之際。不足道。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然則使古今事業磊磊軒天地者。不致沈沒。斯又文章之功效也。四曰達情。昔人云。未免有情。誰

能遣此情之在人。正所以靈於萬物者也。詩七月毛傳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文心雕龍物色篇云。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元駒丹鳥並見夏小正。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猶且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鍾仲偉詩品云。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日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詠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從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楊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由此觀之。古人性情。未有不見於文字者。故文賦云。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退之送孟東野序云。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然此猶言情之在一己者耳。若夫由己及人。而使彼

此之間。洞然無間。如漢文帝之與南越王趙佗書。光武之與竇融書。皆以一紙定邊陲。力量視十萬勁兵。有過之無不及。唐德宗與元大赦詔。感人之捷亦然。而歷代詞令。施於鄰國者。可類推矣。然則情之所及。無論近遠。放之皆準。感而遂通。斯又文章之功效也。五曰觀人。禮記樂記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魏文帝典論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作詩者苟天才與其體不近。不必強之。大抵其才馳驟而炫耀者。宜七言。深婉而澹遠者。宜五言。雖不可盡以此論拘。而大概似之矣。據此則人之性情才氣志操學業。固各有所宜。惟然故觀其文。可以知其人也。昔孔子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治公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進先又曰不以言舉人。靈術此特就苟以欺人於一時者言之耳。若其平生所著。則心術隱微。必有流露於字裏行間。而不能掩者。試觀子厚謂慷慨自爲正直行如退之。與韓愈論史書故退之之文。莫不奇崛。

而如祭鄭夫人文。祭十二郎文。韓滂墓誌銘。女挈壙銘。乃至性纏綿。讀之令人涕下。故李習之。又謂其孝友慈祥。外姑韋夫墓誌蘇子由轍謂歐陽公議論宏辨。容貌秀偉。上樞密韓太尉書故永叔之文。莫不深婉。而如與范司諫仲淹高司諫若訥兩書。乃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故王介甫又謂其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祭歐陽文忠公文虞道園跋歐曾二公帖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告語其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學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此正見文章可以得人之真相。與其全量也。不然。何以書言敷奏以言。帝禮言或以言揚文王哉。是以日知錄云。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澹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

其汲汲然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方望溪與劉言潔書云。道之不聞。而其言傳。自古及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則無是。而強爲聞道之言。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僞。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然而觀其所言。即可以知其所蘊。斯又文章之功效也。六曰博物。夫博物之書。莫如爾雅。今觀所述。不外詩書禮樂四端。蓋皆宇宙之大文也。自茲而降。莫如屈宋揚馬之詞賦。是以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又云。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及韓退之出。乃更以詩賦所長。入於散體文中。是以上兵部李侍郎書云。凡自唐

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曉。至送高閑上人序云。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此雖論草書。而行文之妙。亦猶是矣。柳子厚愚溪詩序云。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歐陽公六一詩話。載梅聖俞論詩云。必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因引嚴維詩。柳塘春意漫。花塢夕陽遲。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蘇子瞻評詩人寫物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輕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年延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至

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又書參寥潘道論杜詩云。老杜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疏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葉少蘊得夢石林詩話云。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自文學家有此境。於是賦物之工。誠有如文賦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毫端者。斯又文章之功效也。以上所陳六者。皆彰明較著之大端。自今以往。世局日新。人事日多。而所以助文章而生其波瀾意態者。亦日廣。則其功效必日著。是在有志茲學者之擴而充之。神而明之耳。

桐城姚永樸仲實

文心雕龍時序篇云。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溥。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駭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行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煜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

訖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鄒陽枚乘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假以鼎食。擢公孫。宏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朱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吾邱之徒。嚴安終軍。枚臯。子乘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逸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離騷名余曰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憲王擅其懿文。沛王。獻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固。傅毅。三崔。實王。壽馬。融。張。衡。蔡。邕。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

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士雲蒸。仲宣。王粲委質於漢南。孔璋。陳琳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劉楨字。伯質於海隅。德璉。應璩綜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樂。文蔚。路粹字。伯繁。欽。之儔。于叔。邯鄲德祖。楊修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資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晏。劉劭。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高貴鄉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魏號。芳年。餘風。篇體輕澹。而嵇康。阮籍。應璩。繆襲。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維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張華搖筆而散珠。太冲。左思動墨而橫

錦岳潘氏湛夏侯曜聯璧之華機雲並陸氏標二俊之采應貞傳成三張協之徒孫

綽摯虞成公綏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

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琨刁協禮吏而寵榮景純郭璞文敏而優

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亮以

筆才逾親溫嶠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

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

已矣其文史則有袁宏殷文仲之曹孫盛于寶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

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屯澶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法老

子在周武王時為柱下史之旨歸賦乃漆園史記莊子傳周嘗為蒙漆園吏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廢興

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

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騰起王達袁淑聯宗

以龍章顏延謝靈重葉以鳳采何遜范雲張邵沈約之徒亦不可勝數也案所論

於晉宋以前文學廢興已得其概惟末於齊語焉不詳豈有所諱而然歟茲故

弗錄而撮鈔諸史續之蓋文苑傳起於後漢書而無序三國志無文苑傳晉書文

苑南史文學兩傳序亦略據北史文苑傳序云永明南齊武帝天監梁武帝之際太

和魏孝文帝天保北齊文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

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

宜於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梁自大同武帝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

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

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幾每念斲雕為

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

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

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

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唐書文藝傳序云唐

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初夷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

低昂故王勃楊炯為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

渾則燕說張許題蘇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代宗貞元貞元年德宗間。美才輩出。擣齟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鑠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章。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册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謠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五代史無文苑傳。宋史文苑傳序云。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遼史文學傳序云。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景宗宗賢聖隆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

由下僚擢陞侍從。駸駸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為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金史文藝傳序云。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書。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不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可觀。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非遼世所及。元史無文苑傳。特附於儒學傳中。大抵自南宋而文學已衰。其時文惟朱子及呂成公。祖詩則陳簡齋義曾茶山幾陸放翁楊誠齋萬為之最。其後金則元遺山。元則劉靜修因虞文靖集揭文安斯楊仲宏載范德機梓吳立夫萊黃文獻潛柳道傳貫皆有名於時。而開明初風氣。故明史文苑傳序云。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啓楊維張以徐一劉夔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永宣永宣宣德宣宗年號以還。作者遞興。皆冲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弘

正弘治孝宗年號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世宗年號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倣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啓禎天啟崇禎年號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此皆前史所載之可考而知者。至於清室二百七十餘年之間。人才亦不少。古文則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劉大櫚姚鼐管同梅曾亮。俛敬張惠言。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駢文則有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詩則有龔鼎孳吳偉業王士正施閏章宋琬朱彝尊。趙執信查慎行而大櫚及鼐之詩亦最勝。其未造有莫友芝鄭珍。此其大略也。今綜而觀之。雖歷代英才。應運而出。然元明清文學遜於宋。宋遜於唐。唐遜於周秦兩漢。豈不能不為時代所限歟。昔朱子讀唐志。謂自孟子沒。天下之士。不求知道

養德以充其內。而文章遂無實。東京以後。訖於隋唐。愈下愈衰。韓愈氏出。始追六藝而作原道諸篇。然讀其書出於諛諛戲豫放浪者。自不少。若夫所原之道。則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故其論古人。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不及董賈。其論當世之弊。但以詞不已出。遂有神徂聖伏之歎。則師生傳受。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自是以來。又數百年。而後有歐陽子。其病亦同。唐荆川與茅鹿門書亦謂作文必洗滌心源。然後有真精神。即以詩論。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綱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兩家所論。實洞然於古今文章升降之由。非率爾操觚者所能窺見。雖然荆川謂休文不及淵明是矣。而朱子之譏韓歐。則未免已甚。何以言之。昌黎游戲之文本不多。其有之。亦別寓深意。固與道術無妨。蘇子瞻答楊康功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可謂深知文章之趣。至

千乞乃少年事。觀上賈滑州書云：愈年二十有三。上崔虞部書云：愈今二十有六矣。上宰相書云：今有人生二十有八年矣。即其明證。其後德成行尊，則不屑爲之。故答李習之書云：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已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若夫答崔立之書，以孟子與諸家並言，特即文章一端論之耳。其於道術，原道固云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讀荀子又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未嘗以爲一等。董賈雖集中未言及，而李南紀作昌黎集序云：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又有明如賈誼之語，是師友講論之際，必及二子可知。况辭必己出，本禮記曲禮毋勦說，毋雷同而來，尤足爲文家鍼砭，而何譏焉。是以程子嘗推韓公爲豪傑之士，黃東發曰抄云：臨川王氏爲詩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夫世更八代，異端肆行，昌黎始出而正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論者謂功不在孟子下。今譏其無補，

不足服昌黎也。且王氏亦不過費精神以從事文墨，正欲學昌黎而未至者，奈何身自爲之，而反以譏人耶。晦庵先生校昌黎文，乃取此詩附於後，殊所未曉。曾文正公答劉孟容書云：朱子譏韓歐裂道與文爲二物，而歐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等。其意深慕立德之徒，而以功與言爲不足貴。朱子豈忘此說，奚病之若是哉。案蘇子由歐陽公神道碑云：自魏晉以來，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其後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及公之文出，乃復無愧於古。嗚呼！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哉。方望溪贈方文翰序云：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物伎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既遂，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

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飈流餘燄之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蕭然。蓋周人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蔽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爲韓子之文哉。竊謂兩家所論較爲持平。

派別

唐虞三代。人居一官。世修其業。譬如宮商之相應。水火之相資。初無彼此怨怒。不相通曉之事。道術之裂。其在東周以後乎。然其時雖諸子各自標異。而文章猶未嘗以流派名也。文學之裂。其在東漢以後乎。魏文帝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蓋門戶之爭。由此起矣。是後駢儷之文日盛。及唐韓昌黎出。乃復於古。而古文辭之名立。又唐多詩人。能文者較少。於是詩與文爲二派。文之中古。文與駢文復爲二派。考當時諸派中巨子。猶未有判若鴻溝之意。故洪景盧遜容齋隨筆云。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詞。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三王者。勃作序。緒作賦。仲舒前爲從事。作記。今爲中丞。則韓之所以推勃者。亦爲不淺矣。今案白樂天詩與退之有難易

文學研究法

七

京師京華印書局刷印

之不同。而作老戒詩云。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李義山於文第長於駢體。而稱韓公平淮西碑。乃以二典與清廟生民詩爲比。古人不以己之所能。愧人之不能。以己之不能。忌人之能。其宅心寬廣。爲何如哉。派之別由未流而生。實根於黨同伐異之見。夫人之精力有限。勢不能兼具衆美。故杜子美之文掩於詩。曾子固之詩掩於文。昔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尹師魯洙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李翱皇甫湜。皆退之高弟。而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存者。計或非所長。故不作耳。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者也。顧亭林日知錄云。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惜抱先生與先大父石甫府君瑩書云。大抵古文深入難於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亦有能文不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諸家所言。蓋有見於此。然不兼爲之可也。或主之。或奴之。則不可也。吾嘗論有韻之文。與無韻之文之發生。必有

韻之文居乎先。觀堯之戒。舜之歌。可見若典謨不盡用韻。乃出夏之史臣。蓋在其後。日知錄云。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于用韻也。尙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以下。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以下。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以下。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以下。諸語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以下。禮運元酒

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以下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以下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以下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以下諸語亦然此類秦漢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據此則文之有韻無韻皆順乎自然詩固有韻而文亦未必不用韻東漢以降乃以無韻屬之文有韻屬之詩判而二之文章日衰未始不因乎此而況詩之造句隸事雖與文異然如李杜之五七言古詩與杜公之五言長律其中章法筆法何嘗不與文相通至韓歐蘇王諸家本長於古文其詩即以古文本法爲之經緯必謂詩與文爲兩道何啻癡人說夢哉若夫偏於用奇之文與偏於用偶之文之發生則用奇者必居乎先觀伏羲畫卦先乾後坤可見但有奇即當有偶此亦順乎自然而不可已者昔李申者駢體文鈔序論云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沈隄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曾滌生送周荇農序云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

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尚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奇。而義必相轉。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爲駢偶之文者。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據此則用奇與用偶。其流異其源同。彼此訾警。亦屬寡味。至於近世張文襄公書目答問。於古文中又析之曰。桐

城派古文家。陽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尤不足據。韓退之答劉正夫書云。文無難易。惟其是爾。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序云。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苟知其是與當。尙何派別之可言。考桐城派之名所由生。曾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嘗言之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夫江西詩派。由唐末溫飛卿筠李義山。以縉麗之體。爲後進倡。迨宋楊大年億劉子儀筠輩沿其餘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西崑體。致俗官有擢摺之譏。元祐諸人矯之。蓋起於歐陽公。而盛於黃山谷。山谷弟子最著者爲陳後山道及呂居仁中。作江西宗派圖。列後山以下二十五人。以已殿於末。二十五人據王厚齋小學紺珠所定。乃陳師道饒節汪革江端本潘大觀潘大臨祖可李錡楊符王直方謝逸徐俯韓駒謝邁善權洪朋林敏修李彭夏倪高荷洪芻洪炎晁冲之林敏功呂本中名由是起。雖末流學之者。或至生硬。然山谷要不得不謂之大家。且其傳頗久。南宋陳簡齋曾吉甫楊誠齋皆其後勁。而

茶山授陸劍南。遂爲南渡後大宗。桐城之文。末流亦失之單弱。然自方氏以來。氣體清潔。與龐雜者自不同。故四庫全書總目於望溪集稱之云。源流極正。大抵方姚諸家論文諸語。無非本之前賢。固未嘗標幟以自異也。與居仁之作圖殊不類。當是時陽湖亦多爲古文者。據陸祁孫繼七家文鈔序云。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峰。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吾常自荆川沒。此道中絕。乾隆間錢伯坰魯斯。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敬張皋文忠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而皋文送魯斯序亦云。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示魯斯。魯斯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又文彙自序云。余友王悔生灼見余黃山賦而善之。勸余爲古文。語余以所受於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一二年。稍稍得規矩。然則陽湖之古文。其源實出桐城。諸先輩亦未嘗有角立門戶之見也。故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亦稱子居爲

作手。兩派合而不分。卽此可見。善乎長沙王益吾先續古文辭類纂序云。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愚柔者仰企而不及。賢智者則務爲浩侈。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真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乃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乃謂吾文派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爲二派。疑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歟。

著述

著述門之文。就姚曾二家所定合觀之。有四類。其無韻者曰論辨。而有韻者曰詞賦。曰箴銘。至自述著作之意。或述他人所作者。曰序跋。大抵論辨箴銘。毗於說理。與事者爲多。詞賦則毗於述情者爲多。序跋兼而有之。試評於後。論辨類莫古於論語。孟子。程子語錄云。孔子之言如玉。然自是溫潤含蓄氣象。孟子如冰與水精。有許多光耀。此論誠然。但論語中長篇。如論正名。論兵食民信。論伐顛史。詞氣剛勁。已開孟子先聲。且孟子光明俊偉中。自有簡嚴易直者存。韓退之進學解稱



其吐辭爲經。柳子厚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亦與論語並云。皆經言。正以此。先蓋塢府君援鶉堂筆記云。莊周之文。如飛天仙人。絕世聰明語。不容第二人道得。列子較之便平。又云。列子周穆王篇前路絕世之文。列之逸於此篇可見。又云。楊子須得其章法簡古。句字生新處。荀子當得其一。段洋洋灑灑暢所欲言之致。吳摯甫先生嘗據史記韓非列傳之錄說難一篇。謂韓公子文當以此爲第一。愚觀此傳又載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太史公自序亦云。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然則此數篇皆司馬氏所心折可知。唐宋八家惟退之約六經之旨以爲文。而神似孟子。然方望溪評原毀云。管荀韓非之文。侏比而益古。惟退之可與抗行。自宋以後。有對語則酷似時文。以所師法者自漢唐而止也。惜抱先生評爭臣論云。其風格出於左國。是諸子之長。實兼而有之。子厚廉悍似韓非。歐曾曉暢似荀子。三蘇得力戰國策爲多。惜翁古文辭類纂序目。謂子瞻間亦取之莊子。又評諸策云。筆勢多學莊子外篇。而曾文正公日記則謂蘇公雖學莊子。實則恢詭處不逮遠甚。援鶉堂筆記亦云。凡文字輕利快便。多不入

古。纔說仙才。便有此病。李太白詩。蘇東坡文。皆有此患。莊周亦間有之。方植之昭昧詹言云。宋人流易。不及漢唐人厚重。東坡尤甚。如所云筆所未到氣已吞。高屋建瓴。懸河洩海。皆其所擅場。但嫌太盡。一往無餘。故當濟以頓挫之法。頓挫之說。如所云有往必收。無垂不縮。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此惟杜詩韓文最絕。太史公書亦如此。六經周秦諸子亦如此。蓋文章欲求深入。最忌剽滑。雖以退之之深古。而諱辨一篇。稍近馳騁。曾文正已謂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而况三蘇之文。明爽俊快。老泉尤踔厲風發。其筆力堅勁。雖能傾倒一時。然專以此種爲法。去古人渾穆高古之境。豈不遼絕哉。是以東坡晚年亦知之。與張嘉父書云。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又與王庠書云。僕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而作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詩亦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然則在南海所爲志林十三首。雖筆勢卓犖。而意之謹慎。詞之嚴重。與平生不同宜矣。茅鹿門云。公於時經歷世途已久。故上下古今處。所見尤別。方望溪評魯隱公篇云。事核而理當。直達所見。不用反覆以

爲波瀾。於子瞻諸論中更覺堯然而出其類。又評始皇扶蘇篇云。鈞深索隱。實人情物理之自然。是以可貴。惜翁亦評魯隱公篇云。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篇。而此篇尤爲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讀蘇氏論者。宜分別觀之。雖然曾氏經史百家雜鈔。於蘇論抉擇頗慎。而策則未錄。惜翁錄之。乃極多者。蓋爲初學計耳。昔東坡與姪帖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澹。其實不是平澹。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我而今平澹。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且當學此。據此則初入門者。於此等文固不得不加一番揣摩也。詞賦類以屈原爲鼻祖。蓋周衰詩熄。屈氏因崛起於楚。自淮南子稱之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太史公取此語入屈氏傳。由是藻麗之士咸師之。厥製益繁。近世張皋文七十家賦鈔序云。譎而不觚。盡而不澁。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緞。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海。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

然其與物椎拍。宛轉冷汰。其義轂輻于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輒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節。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稟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弼。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虛。頡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楊雄恢之。聯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壖。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蒸。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桔擗。鈞子叢脞。而倣儗可覩。其于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瓠。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瞻而不華。連狝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倪。倣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郭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葍藪紛悅。則曹植之爲

也。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搢搢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搢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振時之儁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褱，鑿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空乎其氣，焄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太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駸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肯乎塗奧，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矍矍，則楊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此條於六朝前爲茲體者之得失，言之詳備，但其體之變既窮，勢不能不歸於清真古樸，是以劉彥和文心雕龍辨騷篇，以屈宋爲驚采絕豔，而歎九懷以下，莫之能追。洪景廬容齋隨筆云：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

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漢晉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由是說推之，韓柳外如歐陽子秋聲賦，雖曰小品，而情致未嘗不纏綿。至東坡赤壁兩賦，清曠夷猶，方望溪評之云：所見無絕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閒地曠，胸無雜物，觸處流露，斟酌飽滿，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豈惟他人不能摹倣，即使子瞻更爲之，亦不能如此調適而嚶遂也。學者參觀，庶於茲體正變，可以綜括靡遺乎。箴銘類據曾文正家訓云：凡箴以虞箴爲最古，乃官箴也。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愚謂詩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國語周語載邵穆公言，亦有師箴，賸賦之語，是不特官箴，而下亦得箴其上也。至賓之初筵，抑戒二詩，雖曰刺時，亦兼自警，則箴之義廣矣。韓公以下諸箴，於本義未必不合。序跋類莫古於易之十翼，其辭至爲古茂。自彖象兩傳外，大率孔門諸弟子所爲。觀繫辭

稱子曰凡二十有四文言稱子曰凡六可見他若詩關雎序鄭康成詩譜序氣味淵雅亦足嗣之後世此類分數種有曰讀者以韓柳爲最故曾文正評韓公讀儀禮荀子墨子鷓冠子四首云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方望溪評讀荀子云止如槁木自周以後惟太史公韓退之有此以所讀皆周人之書也又書柳文後云柳子厚文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堯然於北宋諸家之上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以其久斥後爲斷正謂諸篇又評魯論辨云此二篇意緒風規退之所未嘗有乃苦心深造忽然而至此境又云標然若秋雲之遠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如出自宋以後人即所見到此文境亦不能如此清深曠逸有爲史序者自太史公諸年表序外惟歐陽公唐書五代史記諸序爲最故茅鹿門評五代史職方考序云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次如掌方望溪評唐書藝文志序云求其承接變換渾然無迹處始知其筆妙而法精有爲校書所上之序者自劉子政戰國策序外莫如曾子固故望溪云南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而戰國策列女傳新序諸目錄序

爲之最純古潔淨所以與歐王並驅而爭先於蘇氏也有上其自撰之書而爲之序者莫如王介甫三經義序故望溪稱其文清深高雅又云指意雖未能盡於義理而詞氣芳潔風味邈然於歐曾蘇氏諸家外別開戶牖有爲他人文集作序者莫如歐陽公而二釋序尤勝故望溪云古之能文事者必絕依傍韓子贈浮屠文暢序以儒者之道開之贈高閑上人序以草書起之而亦微寓箴石之意若更襲之覽者惟恐臥矣故歐公別出義意而以交情離合纓絡其間所謂各據勝地也若夫退之張中丞傳後序夾敘夾議望溪謂其生氣奮動處不學史記而自與之相近然於諸序中蓋又爲一格云大抵諸類之體雖殊然必命意布局行氣遣詞則一是故忌平鋪直叙須有反正有開合有賓主凡題之正面不宜絮衍蓋所謂反與開與賓無非托出正面也又有恐意不明而用譬喻者戰國策及孟莊韓非諸子最工其短者一兩句不嫌於簡而長者數行或十數行亦不覺繁此莫貴於新穎親切惟新穎乃有趣惟親切乃能使讀者當下豁然故論語曰能近取譬泰伯禮記曰罕譬而喻若但用習見語爲之豈復有味洪景盧容齋三筆云韓蘇

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疊有至七八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愚謂韓公原道引夏葛冬裘渴飲飢食以詰老氏茅鹿門謂正譬雜選各無數語筆力天縱他若爭臣論云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守戒既引猛獸穿窬爲強藩之喻末又云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下復接之以鹿之於豹一喻進學解以匠氏醫師陪出宰相之用才送窮文云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語皆奇警蘇氏父子造句不及韓公之古而構想亦妙或更引古語古事爲證蓋經營慘澹各具匠心非熟讀深思烏能窮其變化哉

告語

告語門之文就姚曾二家所定合觀之有五類其上告下者曰詔令下告上者曰奏議同輩相告者曰書牘曰贈序人告於鬼神者曰哀祭前四類毗於說理說事者爲多而述情亦存乎其中後一類毗於述情者爲多而理與事亦存乎其中試評於後詔令類莫古於尙書誓命誥三體今觀甘誓湯誓文侯之命等篇何其簡而明也呂刑之哀矜惻怛盤庚大誥多士多方之委曲詳盡亦極其勝費誓可以見周公家學秦誓意沈痛而語亦駿邁後世帝王惟漢初詔爲之冠故惜抱先生云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及焉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何其衰薄也然愚觀光武賜寶融書猶可與文帝賜南越王書媲美章帝詔三公亦不減文帝除肉刑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諸詔特晉以後尤遜耳就中惟陸敬輿擬奉天改元大赦制與歐曾所擬諸制能存典則而協機宜若夫檄文未有善於司馬長卿諭巴蜀檄韓退之祭鱷魚文者蓋一則雄深一則矯健也至陳孔璋爲袁檄曹爲曹檄孫文非不妙而醜詆之辭或至失實以鍾士季會伐

獨檄較之似彼尚持平。若家教則馬伏波援鄭康成諸葛武侯亮爲最優矣。奏議類莫古於尚書臯陶謨。此篇自當從今文尚書與益稷合爲一篇。蓋臯陶言思日贊贊與禹言思日孜孜正相銜接。禹所陳即申臯陶之旨。末載賡歌君臣交儆。千載下如聞其聲。厥後召公作召誥。周公作無逸立政。詞意亦同。三代下惟路長君溫尚德緩刑。匡稚圭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兩疏。諸葛公出師表。足以嗣之。但此等非醞釀深純不能爲。故學者所當法者惟三家。曾文正公言之矣。其評賈長沙陳政事疏云。奏疏以漢人爲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推爲絕唱。賈生爲此疏。當在文帝七年。年僅三十歲耳。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澈。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奏疏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爲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即人人所能解也。然則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其評陸宣公集云。駢體文爲大雅所羞稱。以其不能發揮精義。並恐以蕪累而傷氣也。陸公文則無一句不對。無一字不諧平仄。

無一聯不調馬蹏。而義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氣勢之盛。亦堪方駕韓蘇。退之本爲陸公所取士。子瞻奏議終身效法陸公。而公之剴晰事理精當。則非韓蘇所能及。其評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云。東坡之文其長處在徵引史事。切實精當。又善設譬諭。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諭明之。此文以屠殺膳羞。喻輕視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心。皆巧於構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讀之而適爲人人意中所有。古今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爲超前絕後。余謂長沙明於利害。宣公明於義理。文忠明於人情。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明達。庶無格格不吐之態。又評上皇帝書云。奏疏總以明顯爲要。時文家有典顯淺三字訣。奏疏能備此三字。則盡善矣。典字最難。必熟於前史之事蹟。並本朝掌故。乃可言典。至顯淺二字。則多本於天授。雖有博學多聞之士。而下筆不能顯豁者多矣。淺字與雅字相背。白香山詩務令老嫗皆解。而細求之皆雅飭。而不失之率。吾嘗謂奏疏能如白詩之淺。則君上易感動。此文雖不甚淺。而典顯二字則千古所罕見也。又黃東發日抄於長沙云。賈生論漢事。如分王諸

侯等後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大勢者也。於東坡云。蘇氏之文。尤長於指陳世事。述敘民生疾苦。發越懇到。能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所見亦同。書說類自尙書君奭外。莫古於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子產告范宣子書。叔向貽子產書。其後樂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報任安書。劉子駿歆移讓太常博士書。皆大文也。而孔文舉論盛孝章。魏文帝與吳質。曹子建與楊德祖。邱希範暉與陳伯之諸篇。氣韻亦美。曩閱曾文正日記有云。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惟諸葛武侯王右軍羲之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頗不喻其旨。後取其所評韓公諸篇釋之。蓋於與孟尙書書云。此爲韓公第一等文字。於與鄂州柳中丞書云。文氣絕勁。於第二書云。論事之文。不遜賈鼂。於答崔立之書云。前半述己隱忍就試之由。中間鳴其悲憤。後幅寫其懷抱。視世絕卑。自負絕大。極用意之作。於與崔羣書云。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節。悲感交集。人固有薄卿相之官節。憤激出奇想。沈痛至矣。僕無以自全活節。絕沈痛。於答呂鑿山人書云。絕兀傲。自負。於答李秀才書云。義深而文淡。永於

與孟東野書云。真氣足以動千歲下之人。韓公書札不甚矜意者。其文尤至於答尉遲生書云。傲兀自喜。於與李翱書云。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數句能達難白之情。於與馮宿論文書云。自負語絕沈著。此皆其所推服者也。於上襄陽于相公書云。諛辭累牘。固不能工。於上宰相書云。連用三抑。又聞義層出不窮。然究是少年才思橫溢。欠裁鍊處。故文氣不適也。於後二書云。皆可不作。於重答李翱書云。韓公文如主人坐於堂上。而與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學之。恐長客氣。於與少室李拾遺書云。敦諭隱士之文。以六朝駢文爲雅。若散文則三四行已足。如兩漢中諸小簡可也。此則其所不甚滿意者。由此推之。歐曾蘇王四家。可誦者多不過三四篇。少止一二篇。而蘇氏或過馳騁。而少餘味。曾說未可謂誣。贈序類之在古人者。言多簡。故僅存記事文中。及退之爲之。乃多。或深微屈曲。如送董邵南之屬。或生動飛揚。如送楊少尹之屬。或奇奧如送鄭尙書之屬。或滑稽如送溫石二處士之屬。先薑塢公援鶉堂筆記云。宋人作序。前多有冒頭。序其原由。惟昌黎不然。闕頭湧來。是其雄才獨出處。又云。昌黎於作序原由。每能簡潔。而文

法硬札高古。歐曾以下無之。而曾文正評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首。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句乃云。此種起法。創自韓公。然不善爲之。譬若唐人爲官韻賦。往往起四句峭健壁立。施之於文家。則於立言之體大乖。漢文無起筆峭立者。按之固自有序也。案曾氏之旨。蓋恐人學之而成空套。與彼評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首。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句云。此等起法。惟韓公筆力警聳矯變。無所不可。若他手爲之。恐僨張而長客氣。同一用意。哀祭類自詩之頌楚辭之九歌。招魂外。莫如韓公。故祭河南張員外文。茅鹿門謂奇崛戰鬪鬼神處。令人神眩。先薑塢府君亦云。淒麗處獨以健倔出之。層見疊聳。而筆力堅淨。祭柳子厚文。曾文正云。峻潔直上。語經百鍊。此種宋惟介甫與之近。歐曾蘇皆不能爲。其用四言少。用長短句多。以此。大抵告語之文。體裁自與論著異。而所同者。則開合呼應。操縱頓挫之法也。試觀短者如司馬長卿諫獵書。援鵝堂筆記云。此篇真聖於文者。下面方似有說話。忽然止卻。插入他說。忽然而接。變怪百出。而神氣渾涵。不露。雖以昌黎師說較之。且多圭角矣。長者如司馬子長報任安

書。方望溪評之云。如山之出雲。如水之赴壑。千態萬狀。變化於自然。由其氣之盛也。李申耆亦云。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而譬諭之妙。曾氏於蘇公奏議詳評之。引證處。吾最愛蘇代約燕昭王書。通篇皆引秦往事。筆力奇肆。只末句說明事。秦之爲大患。以爲結穴。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亦歷引古事漢事。而於末比較之曰。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洪景盧容齋隨筆云。當時匡衡石顯出力沮害。非此一疏。援據明白。豈能與之亢哉。若夫哀祭間有用詞賦體者。賈誼弔屈原。漢武帝悼李夫人。是其例也。

記載

文章必有義法。而記載門尤重。無論所錄者。或關一代。或繫一人。而事必有首尾。人必有精神。儻不知所剪裁。何由首尾昭融。精神發越乎。茲就姚曾二家所定合觀之。凡六類。一曰典志。二曰叙記。三曰雜記。四曰紀傳。五曰碑誌。六曰贊頌。試評於後。典志類。莫古於尚書之禹貢。其發端禹敷土三句。總冒全篇。繼分敘九州。

繼合論大山大水。末及五服。與境之四至。以蓋世奇功。不過寥寥數紙。何其約也。其中於地理水道物產貢賦封建。略無缺漏。而復及於土色之黃白黑赤青黎質之壤墳壚埴泥塗草木之絲條天喬漸包。與桑土既蠶。篠簜既敷。陽鳥攸居。蓋趣之逸如此。自導河積石以下。至九州攸同。才二百餘字。而用南至東。至北至等。凡數十。連屬重疊。讀之不覺其煩。又何其奇也。周禮五官儀禮十七篇。文武周公致太平之迹。具於是。其文之精密。亦無以加。太史公八書。以感時憤俗之懷。運於縱橫變化之中。氣之雄奇。非班固十志所能及。而固之詳贍過之。是後惟歐陽子唐書諸志。五代史諸考。差可頡頏。若文家則自曾子固。趙州趙公。救菑記。序。越州鑑湖圖二篇外。無聞焉。敘記類莫古於尚書金縢。顧命兩篇。金縢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爲一大段。敘周公禱神事。以爲後半張本。自武王既喪。至末。又敘周公遭流言事。及啓金縢。乃回繳前半。筆力何等斬截。顧命自當從今文尚書。合康王之誥爲一篇。前幅乃其起原。中段則傳成王之命也。後幅則受命後見諸侯之事也。其間叙陳設之物與儀節。何等詳細。又何等簡質。初不知行事在何地。至

出廟門句。始知其在廟中。此倒點法。末言王釋冕反喪服。又回繳前王麻冕黼裳句。通篇渾穆莊重。豈後人所能及。左傳一書。舊依經以行。自章茂深。沖就事聯屬之。爲春秋左氏傳事類本末。近世鄒平馬宛斯。騷有左傳事緯。吾友吳辟疆。生復有左傳文法讀本。辟疆與李右周書云。左傳記事最長。在總挈列國時勢。縱橫出入。無所不舉。故局勢雄遠。包羅閎麗。二百餘年。天子諸侯盛衰得失。具見其中。其體格與尚書同。至文法之奇。約有數端。一曰逆攝吉凶未至。輒先見敗徵。此猶其易識者矣。至城濮之役。猶未戰也。而蔣賈質責子文。以痛子玉之敗。二郤之難。猶未兆也。而范文子怒逐其子。以憂晉國之亡。此皆憑空特起。無所附著。蕩駭心目。莫此爲尤。故重耳之奔走流離。一亡公子耳。而所如皆有得國之氣。楚靈夫差。方其極盛。蹕厲中原。而勢已不能終日。若此者。皆其逆攝之勝也。一曰橫接。必然之勢。無可避免。而語意所趨。未嘗徑落。惠公之擒也。先之以小駟。齊侯之敗也。先之以驪蛇。共王之傷也。先之以射月。督戎之死也。先之以焚丹書。必有所藉。而後入。必有所附。而後伸。若此者。皆其橫接之勝也。一曰旁溢。蹇叔哭師。知其敗之必於

峭耳。而二陵風雨。后皋之墓。畢然有馮高弔古之思焉。徐關之入。勉保者以慎守耳。而子女之辟。銳司徒之間。殷然有家人父子之誼焉。推之華元。皤腹之謳。以著其雅量。叔展。麥麴之間。以極其艱窮。叔儀。佩藥之歌。以彰其匱竭。皆假軼事小文。肆爲異采。則其橫溢而四出者也。一曰反射。莊公之不子。則以穎考叔之孝彰之。齊豹之不臣。則以公孫青之謹形之。季孟之怯。突縱敵。則以冉有之義。公叔務人。林不狃之節形之。臧孫之無罪。則以東門遂。叔孫僑如之盟首形之。推之崔慶。樂高之亂齊。而以晏子正君臣之義。昭公之亡國。而以子家子主反正之策。言出于此。義涉于彼。如湯沃雪。如鏡鑿幽。若此者。皆其相反而益著者也。先薑塢。府君。援鶉堂筆記亦云。左氏之文。須看其摹畫點綴。千古情事如睹。而天然葩豔。照映古今。此外如國策。叙次亦工。援鶉堂筆記謂其文凡有數種。如蘇張之辨。則形容炫耀。齊宣王見顏觸。觸警說趙太后等。則淡遠高妙。大抵此數書後世罕有逮者。惟通鑑。剪裁舊史。猶有法度可觀耳。雜記類。莫古於禮記檀弓。深衣。投壺。三篇。檀弓記雜事。一篇。則存古之遺制。周禮考工記亦然。後世惟韓退之畫記。體與近之。

故方望溪評之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後鼂無咎捕魚圖記。又學畫記。援鶉堂筆記評之云。雖錯綜變化。一齊讀去。較之昌黎體勢似緩。然自工。柳子厚山水記。又一變詞賦家富麗。而以華妙之筆。納之古澹之中。故惜抱先生評之云。子厚間用水經注興象。然豈鄙道元所能逮。黃東發日抄云。柳集惟晚年紀志人物。寄其嘲罵。模寫山水。抒其抑鬱。皆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曾文正公與吳南屏書云。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雕刻物態。逸趣橫生。讀之栩栩焉。神愉而體輕。惜古文家少此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游。并物我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有。若歐蘇曾王。以議論入之。或就情韻爲文。於茲類蓋爲變調。紀傳類於古。惟尚書帝典爲本紀發原。中庸昭明聖祖之德。爲傳狀發原。堯典自當從今文尚書合舜典爲一。而南齊姚方興後得之。二十八字不足信。蓋堯典末言帝以二女妻舜。文氣未終。與慎徽五典相接。序所謂歷試諸艱也。堯以日若稽古起。以殂落終。舜以有鰥在下起。以陟方終。前後相承。如天衣之無縫。豈可從中截斷。若夫中庸篇首

自性道教說來。以千古率性修道立教。莫孔子若也。其後歷引孔子論舜之大知。顏子之擇乎中庸。子路之強。及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皆爲仲尼作賓。至篇末至誠至聖。乃贊孔子爲一篇之歸宿。及司馬子長撰史記。而紀以年分。傳以人分。遂爲史家二體。其文章尤高妙。故歸震川史記總評云。史記起頭處。往往來得勇猛。又云事迹錯綜處。太史公叙得來如大塘上打絳。千船萬船不相防礙。又云史記只實實裏說去。要緊處多跌宕。跌宕處多要緊。又云雖跌宕又不是放肆。又云跌宕如在峽中行。忽然躍起。又云史記敘事時有捱幾句似閒的說話。最妙。又云敘事或追前說。或帶後說。此是周到。又云史記重疊處正不見重疊。又云史記多旁支。凡旁支處只點景說。不是這等死紋說。又云旁支如江水一直去。又有旁支。不是正論。又云史記如人說話。本說他事。又帶別樣說。又云太史公但至熱鬧處。就露出精神來了。如今人說平話者。然一拍手又說起。只管任意說去。又云如說平話者。有興頭處。就歌唱起來。又云史記如水平平流去。忽遇石激起來。又云史記如兩人說話堂上。忽撞出一人來。卽挽入在內。又云史記如平地忽見高山。

又云史記如畫然。連山斷嶺。峰巒參差。又云史記如地高高下下相因。乃去得長。又云史記如作游山記。然本是說本處景致。乃云前有某山。後有某水等。乃爲大家文字。他人文是一條鞭的。又云他人之文。如臨小畫。非不工緻。子長之文。如畫長江萬里圖。顧亭林日知錄云。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氏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援鶉堂筆記云。太史公至處。班固不能到。卽如蕭相國世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一句。太史公自語未了。忽入高帝口氣。摹畫玲瓏。而文法奇絕。又如平準書叙文景後。方入至今上卽位數歲。忽說漢興云云。皆絕奇。且於文景亦不說其盛處。至此方摹畫之。如此乃可謂之涵蓄深遠。又云文字精神。至太史公

方入神妙。班史但可謂旺相耳。方望溪評絳侯周勃世家云。絳侯安劉之功。具呂后孝文本紀。故首叙戰功。承以可屬大事。其後獨載懼禍遭誣事。條侯亦首叙將略。後獨載爭栗太子抑王信二事。其父子久任將相。豈他無可言者乎。蓋所紀之事。必與其人規模相稱。乃得體要。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於義法。而所稱之事不雜。故氣體爲最潔也。曾文正評老莊韓非列傳云。太史公傳莊子曰。大率皆寓言也。余謂史記亦然。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爲師。非自著書。則將無所託以垂於不朽。次管晏傳。傷已不得鮑叔者爲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爲之薦達。此外如子胥之憤。屈賈之枉。皆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十餘行中。專敘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敘從衛青出擊匈奴。徙東道迷失道事。愈覺悲壯淋漓。若將從衛青出塞。事敘於前。而以廣之從弟李蔡一段議論敘於後。則無此沈雄矣。故知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爲文家第一要義也。凡此諸條。皆得要領。至漢書則惜抱先生與

陳碩士書。所謂佳篇皆在昭宣以後者。亦足盡所長。後代文家大抵書微者。或骨肉親舊。少有大篇。然各有鎔裁。未可忽也。碑誌類之可誦者。自李斯泰山琅邪之罌碣石會稽諸刻文始。厥後惟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庶足繼之。而韓退之平淮西碑。尤爲傑作。其廟碑墓碑。在東漢者。大抵以高簡之筆。行於儷語中。魏晉以降。乃漸輕靡。及退之變偶爲奇。而謀篇變化。造句奇崛。遂爲第一大手筆。宋諸家惟歐公有其情韻不匱處。故援鶉堂筆記云。歐文黃夢升張子野墓誌最工。而黃誌尤風神發越。輿會淋漓。然皆從昌黎馬少監出。而瑰奇綺麗。歐未之及也。王有其法度謹嚴。筆力簡峻處。故惜抱先生評退之太原王君墓誌銘云。此文已開荆公誌銘文法。曾氏亦云。此篇先將官階叙畢。然後申叙居某官爲某事。此等蹊徑。介甫多學之。要之兩家各得一節。而未能盡其全量。况餘子乎。贊頌類自魯頌外。如漢書所載房中郊祀等歌。寓規於頌。其叙傳則評隲古人。詞皆深雅。他若楊子雲蔡伯喈。陸士衡袁伯彥。宏諸篇。亦稱傑作。唐以後可誦者。惟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平淮西雅而已。由斯以

觀記載之文。全以義法為主。所謂義者有歸宿之謂。所謂法者有起有結有呼有應。有提掇。有過脈。有頓挫。有鉤勒之謂。歸氏史記總評云。曉得文章掇頭。千緒萬端文字。便可做了。又云。作文如畫。全要界畫。援鵝堂筆記云。文字須有入不言兮。出不辭之意。惜抱先生云。作文如小兒放紙鳶。愈放愈高。止在手中綫牢耳。吳先讀本引記。方植之昭昧詹言云。凡作文於題面題緒。及作旨歸宿。必交代清楚。譬名手作畫。無不交代。谿徑道路明白者。然又忌太分明。又云。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語不接而意接。俗人接則平順。駭蹇不接則直是不通。韓公曰。口前截斷。第二句。太白云。雲台閣道連窈冥。須於此會之。興化劉庸齋載熙藝槩云。章法不難於續。而難於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然拋鍼擲綫。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韁轡在手。明斷正取暗續也。此等語宜深味之。

詩歌

詩歌亦著述門之一類。但古今作者既衆。而境之變化又多。大抵文中或論道。或叙事。或狀物態。或抒性情。詩皆有之。茲故不得不別爲一篇。以評歷代作者之得失。而備商榷焉。

昔王阮亭古詩選。於五言云。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敘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雖謂之古詩亦可。又云。齊梁以後。短句已是唐律。唐絕。又云。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襲績之間。非愚則妄。又云。當塗之世。思王爲宗。應劉以下。羣附和之。惟阮公別爲一派。司馬氏之初。茂先休奕傅元。二陸三張之屬。概乏風骨。太冲挺拔。崛起臨菑。越石劉琨清剛。景純豪雋。不減於左。三公鼎足。此典午之盛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後先。不可以時代拘墟矣。又云。宋代詞人。康樂爲冠。諸謝混瞻惠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可謂分路揚鑣。又云。齊有元暉獨步一代。元長王融輔之。自茲以外。未見其人。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固知此道眞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南齊時約官東陽太守。雲官零陵內史。身參佐命。遂堪劫持一代文柄也。又云。陳朝寥寥。孝穆徐陵稱首。總持江總流品。視徐未宜並

論然華實兼美。殆欲過之。子堅字陰。蕪累愧其名矣。又云。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推。最爲高唱。高敖曹昂。短章不減斛律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昂與金北。有征行詩。王選已錄。勅勒歌。王題無名氏據王閻運。至于邢邵。魏收之流。未強人意。劉昶。蕭愨。踰淮不化。亦未易才。北周寥寥。雁得子淵字王褒。子山字庚信。二人之才。一時瑜亮。而鍾儀之悲。開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至矣。又云。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羣下。長城白馬二篇。殊不類陳隋間人。楊處道素沈雄華瞻。風骨甚迥。已闕唐人。陳昂。杜審。沈期。宋之。之軌。餘子莫及。又云。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字昂。之力最大。曲江公字九齡。繼之。太白又繼之。感遇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字張協。雜詩。貞元元和間。章蘇州物。刺史。古澹。柳柳州州刺史。柳峻潔。又云。明五言詩。極爲總雜。西涯李東陽。之流。原本宋賢。李何以來。具體漢魏。平心論之。互有得失。未造古人。獨高季迪。啟皇甫子安兄弟冲字子浚。濬字子安。薛君采。蕙高子業。叔徐昌國。華子潛。察寥寥數公。窺見六代三唐作者之意。於七言云。謝太傅安。問王子猷。猷曰。云何七言詩。對曰。

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此命名所自也。又云。七言始於擊壤歌。雅頌之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懲而毖後患。學有緝熙於光明。至臨河歌。南山歌以下。其辭匪一。皆七言之權輿也。又云。大風垓下。肇自漢晉。至武帝秋風柏梁。其體大具。曹子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惟鮑明遠最爲迥宕。七言法備矣。梁陳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崇繁縟。又云。明何大復景。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長安城東有漢少陵。東卽杜曲。甫哀江頭詩云。少陵野老吞聲哭。又曲江詩云。杜曲幸有桑麻田。說者以爲有功於風雅。雖矣。然遂以此概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束書不觀。但取王勃。楊炯。盧照。駱賓王。數篇。轉相仿效。膚詞剩語。一唱百和。豈何氏之旨哉。又云。開元大厯諸作者。七言始盛。王維。李頎。高適。岑參。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派。大抵嘉州岑參。嘉州。之奇峭。供奉李白。官翰。之豪放。更爲創獲。又云。詩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者。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莫及。蓋天地元氣之奧。至杜而始發之。又云。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

起劉卿長元稱白居易易以來無能步趨者貞元元和間學杜者惟韓文公一人耳又云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長句高處直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廬山高一篇公所自負然殊非其至者又云堯公之後學杜韓者王文公爲巨擘七言長句蓋歐陽公後勁蘇黃前茅特其妙處微不逮數公耳又云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蓋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文定子由視文忠邾莒矣又云蘇文忠公凌蹕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人之虛懷如此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庭戶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又云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山谷張耒秦觀晁補之陳師道李廌黃嘗自負其詩在鼉張之上顧无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叔用具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无咎之上議者以爲惟陸務觀能髣髴之非過論也又云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惟陸務觀爲大宗七言遜杜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沈鬱頓挫少耳要非餘人所及又云南渡以後

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金元之間元裕之好問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又云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虞集自負如漢庭老吏愚數觀學古錄其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稍寡耳劉靜修刻畫山水間有可采又云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虞集而外唯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疏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維禎之學飛卿長吉李賀區以別矣又云有明一代作者衆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張志道以劉子高嵩爲最後則李賓之東陽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迤獨於沈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爲崑崙墟阮亭又嘗因洪文敏景廬唐人萬首絕句惟務取盈頗嫌蕪雜因約選八百九十五首於五言云五言初唐王勃獨爲擅場盛唐王維維裴迪迪輞川唱和工力悉敵劉須溪翁辰有意抑裴謬論也李白氣體高妙崔國輔源本齊梁章應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後之爲五言者於此數家求之有餘師矣於七言云七言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王昌齡尤爲擅場昔李滄溟龍攀推秦時明月漢時關一首壓卷余以爲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

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中唐之李益劉禹錫晚唐之杜牧李商隱四家亦不減盛唐作者云又云王弼州貞世云七言絕句少伯王昌齡字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又云七言絕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甚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此論甚確以上所錄阮亭論詩之語亦綦詳矣惟所選五古不及杜公惜抱先生與管異之同書云阮亭詩法五古只以謝宣城爲宗眺管官宣城太守七古只以東坡爲宗又與陳碩士書云阮亭於五古不選杜詩此是自度才力不堪以爲大家而天下士之堪學杜者亦罕見故不以之教人然果如此則七古又何爲選杜公耶若謂五古止當以漢魏六朝爲宗又何爲漁洋集中擬杜者復不少耶竊謂此自是欠闕處又未選律體惜翁補之而有五七言今體詩鈔其於五言云聲病之學肇於齊梁以是相沿遂成律體南北朝迄隋諸詩人警句率以儷偶調諧正可謂之律耳又云唐人陳拾遺子昂官右拾遺杜脩文審言官直學士沈宋曲江爲開元以前之傑又云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尤以五言律爲最此體中又當以王孟爲最以禪

家妙悟論詩者正在此耳又云盛唐人禪也太白則仙也於律體中以飛動栗姚之勢運曠遠奇逸之思此獨成一境者又云杜公今體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中運掉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綫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餘憾又云中唐大歷諸賢尤刻意於五律其體實宗王孟氣則弱矣而韻猶存貞元以下又失其韻其有警拔蓋亦希矣又云晚唐之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見前人妙境者轉賢於長慶諸公此不可以時代限也元微之首推子美長律然與香山皆以多爲貴精警闕焉惟玉谿生李商隱號乃略有杜公遺響耳於七言云夫文以氣爲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躓矣楊升庵專取爲極則此其所以病也初唐諸君正以能變六朝爲佳至盧家少婦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韻此是神到之作當取冠一朝矣又云右丞七律能備三十二相而意興超遠有雖對榮觀燕處超然之意宜獨冠盛唐諸公于鱗李攀龍字以東川李頎號配之此一人私好非公論也又云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亦不可以盛唐限者又云大歷十子以隨州劉長卿官隨州刺史

爲最其餘諸賢亦各有氣調至於長慶香山以流易之體極富贍之思非獨俗士
奪魄亦使勝流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濫惡後皆以白傅居易以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爲藉口
矣非慎取之何以維雅正哉又云玉谿生雖晚出而才力實爲卓絕七律佳者直
欲遠追拾遺杜甫於至德中拜右拾遺其次者猶足近掩劉錫錫居白第以矯傲滑易用思太過
而僻晦之敝又生要不可不謂之詩中豪傑士矣錫庭詩於玉谿爲陪臺非可與
並立也又云唐末詩人才力既異於前而習俗所移又難振拔故傑出益少然亦
未嘗無佳句也又云西崑諸公之擬玉谿但學其隸事耳殊滯於句下都成死語
其餘宋初諸賢亦皆域於許渾章莊輩境內歐公詩學昌黎故於七律不甚留意
荆公則頗留意矣然亦未造殊妙又云東坡天才有不可思議處其七律只用夢
得錫字香山格調其妙處豈劉白所能望哉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兀傲
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啓性靈又云放翁激發忠憤橫極才
力上法子美下攬子瞻裁制既富變境亦多其七律固爲南渡後一人其餘如簡
齋茶山誠齋諸賢雖有盛名實無超詣以上所錄惜翁論詩語與阮亭參觀各

體略備阮亭未選明詩惜翁則止於南宋然與陳碩士書則教之從李何王季入
手先薑塢府君援鵝堂筆記云古詩十九首渾然天成豈可摹倣然觀李何諸公
詩轉復讀之其妙愈出譬諸學書者只見石刻後觀真迹益見神骨之不易幾也
自來評詩莫古於鍾仲偉詩品及宋而說益繁茲以王姚二家爲先導此外如
蘇子瞻評司空表聖圖詩菴聲花院閉幢影石壇高以爲雖工而寒儉有僧態杜
子美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照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之遠矣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
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吐吞山水之氣
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援鵝堂筆記云魏武帝蒼健而朴子桓藻豔子建渾
邁得文質之中公幹氣較緊而狹仲宣局面闊大嗣宗高邁又云杜陶相對而李
不及又云韋自在處過於柳然病弱柳體健以能文故也又云老杜自稱其詩沈
鬱頓挫唐書載市所謂頓挫者欲出而不遽出字字句句持重不流張文端公英
聽訓齋語云唐詩如緞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溫醇爾雅宋詩如紗如葛

輕疏纖朗。便娟適體。中年作詩。斷當宗唐。若老年闌入於宋。勢所必至。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方植之昭昧詹言云。七律起句忌用宋人輕側之筆。須以唐人高館張燈酒復清。風急天高猿嘯哀。玉露凋傷楓樹林爲法。又有一起四句將題緒敘盡。後半換筆換意換勢者。但五六句轉勢。不如仍挺起作揚勢。結句大約別出一層。補完題蘊。須有不盡遠想。然不可執著。又云。七言長篇。不外敘寫議三法。又云。五古宜先學鮑謝。七律宜從摩詰。王維東川義山山谷入門。七古宜從昌黎入。學者合觀之。於詩學思過半矣。若夫詞曲據四庫全書總目云。此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也。又張皋文詞選序云。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變新調。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

文有其質焉。若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後進彌以馳逐。破碎奔析。壞亂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此兩條附錄於後。以見梗概。

性情

桐城姚永樸仲實

左傳載魯叔孫豹之言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襄二十四年韓退之答劉正夫書云。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夫曰立言。曰能自樹立。皆不肯依傍他人之辭也。故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成一家之言。魏文帝典論稱徐偉長云。唯幹著論成一家言。與吳質書云。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足傳於後。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云。將成一家之言。黃山谷以右軍書贈邱十四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蓋自成一家而後謂之立言。謂之能自樹立。其性情乃可著之天下後世。何謂性情。白虎通性情篇云。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又云。五性者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所以扶成六性。夫人性內函。而外著為情。其同焉者性也。其不同焉者

情也。惟情有不同。斯感物而動。性亦不能不各有所偏。故剛柔緩急。胥於文章見之。苟不能見其性情。雖有文章。僞焉而已。奚望不朽哉。文心雕龍情采篇云。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斯言也。眞搔著癢處矣。近世益都趙秋谷信執談龍錄云。文中宜有人在。吾邑方植之。詔珠簪言云。詩中須有我。意正相同。蓋既爲文學家。必獨有資稟。獨有遭際。獨有時世。著之於辭。彼此必不能相似。文心雕龍體性篇論文有八體。而

云。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此言各有其資稟也。若夫韓退之送孟東野序。謂東野與李翱張籍之鳴信善。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愁思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此言人生遭際。或窮或達。而文章之體。因之而分。是故達而在上。則有如班孟堅。所謂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者。兩都賦序窮而在下。則有如歐陽永叔。所謂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者。梅聖俞詩集序尹師魯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云。閣下方以

才名爲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凡與游者。其作爲文章。莫不道聖功。揚德音。如觀樂於宗廟。和平擘緩。無不得其宜。若夫廢放之人。其心思以深。故其言或窘或迂。或激或哀。異此則非本於情。矯爲之也。譬諸急絃促軫。烏足留大雅之聽哉。此言憂樂之不能強同。尤爲親切。至於時世所值。與文章更有莫大之關繫。凡切於時世者。其文乃爲不可少之文。若不切者。雖工亦可不作。昔惜抱先生賈生明申商論云。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不能也。賈生告文帝以體驛之所。非斤則斧。意亦猶是。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火而進翼者何以異。蓋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此言立論之必當乎其時也。又梅伯言答朱丹木書云。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嘉祐元祐時。讀者

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吳肇甫先生亦告永樸云。凡儒釋之辨。朱陸漢宋之爭。在始言之者。因其時說之方熾。故爲卓識正論。若今日取而覆衍之。雖欲不謂之腐得乎。綜觀諸條。庶可以知文章必根乎性情之故矣。是故有志學文者。其始必力求與古人相似。而不能不從事於摹倣。觀惜抱先生跋劉海峯詩云。海峯先生詩。初猶有摹古之痕。入黟以後所作。如鯤化爲鷗。超然九萬里矣。夫古今睽絕。以今追昔。非擬學何由得近。才高者取其精華。才卑者獲其糟粕。功深者化其痕迹。功淺者滯於形模。此在昔人集中。亦多利病互見耳。不得以長覆短。亦不得以短覆長。世之陋才。力不能追希古哲。苟爾成篇。義猥詞鄙。反以脫化自矜。遺哲匠之巨材。譬一端之小失。欺誣後生。蕩滅型矩。此文運之所以衰也。與管異之書云。今人詩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資遜之。亦是塗轍誤而用功不深也。若塗轍既正。於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諒不可到。其中下之

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收名遠乎。近世人習聞錢受之謙益偏論。輕譏明人摹倣。文不經摹倣亦安能脫化。觀古人之學前古。摹倣而渾妙者自可法。摹倣鈍滯者自可棄。雖楊子雲亦當以此義裁之。豈但明賢哉。與伯昂從姪孫元書云。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擬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曾文正公家訓云。作文宜摹倣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元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獵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即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倣。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此皆言摹擬古人而求與之似。乃初學不可不歷之階級也。其繼又必求與古人不相似。而不可但以摹擬爲工。觀顧亭林日知錄云。近代文章之病。

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之文。時有利鈍。若棄所長而師其所短。爲害尤甚。又云。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亦未嘗似也。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序云。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迹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迹不能忘。楊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又題懷甯江七峯爾維詩卷云。學古人在得其神理。不可襲其面目。李杜詩不得其神理。殊成粗率。今亦無他法。但熟讀之。必求得其解而已。又須觀後賢所以學前賢之法。如學杜者。莫善於昌黎。昌黎豈遂偷杜一字一句乎。學李者。莫善於東坡。東坡豈遂肯用噫吁嚱等調乎。學杜但貴得其雄渾處。沈著處。兀傲不測處。學李但貴得其豪縱處。灑脫自在處。飄逸處。又須將我之性情識解學問。

運入。當其下筆。若不知有李杜然。茲乃妙矣。此又言摹擬而與古人太相似。究不可謂非文章之病。故不能不求其脫化也。昔董文敏公昌論書法云。其始必與古人合。其後必與古人離。詩文書畫。蓋同一理。是以惜翁與方植之書。又嘗總論之云。大抵學古人。必始而迷悶。苦毫無似處。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復似之。若初不知有迷悶難似之境。則其人必終身無望矣。而管異之答侯念勤書云。後人為文。不能不師古。上者神合之。次者貌肖之。最下者取其辭。今足下作文一篇耳。而疊用陳壽進諸葛集表。漢書王莽傳贊。賈生過秦論。穀梁隱元年傳諸調。則似集古人之文。而其中不見已作矣。梅伯言書異之文集後。亦述其平生切磋之語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夫摹擬者所以求古人之法度也。脫化者所以見一己之性情也。周永年論文章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蓋由化而變。乃成家數。子產有言。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左傳襄三十一年。文章亦若是矣。故欲見性情。必存面目。昭昧詹言云。古人皆於本領上用工夫。故文字有氣骨。今人只於枝葉上粉飾。下稍又並枝葉

亦沒了。文字成不見作者面目。則其文可有可無。詩亦然。又云。屈子之詞與意。已為昔人用熟。至今日皆成陳善。故選體詩不可再學。淺者專事盜竊。不見自己面目。人人可用。處處可移。安得不令人憎厭。又云。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節。尤在性情。使人千載下如相接對。數條義皆精。試觀韓文公自言欲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才其心之宗仰孟子可知。然考其文於孟子。果步亦步趨亦趨否。歐陽公自言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廢棄之餘。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記舊本韓文後其心之宗仰韓子又可知。然考其文於韓子。果步亦步趨亦趨否。是以曾子固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亦論孟韓及歐公文章之所長。既云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又總結之曰。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雖然。古人學古之文。雖以化其痕迹為妙。而精神要未始不與古人訴合無間。故班孟堅兩都賦序云。大漢之文

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而歸震川五嶽山人前集序云夫西子病心而瞶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瞶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故曰知美瞶而不知瞶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方望溪古文約選序例云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撫而自與之並矣吾輩苟有志於成一家言而卽古人之法度以寫一己之性情其所當用力者不大可知哉

狀態

文章之狀態非可一言盡也昔人每因之品藻古今鴻篇鉅製蘇明允仲兄文甫說嘗以風行水上之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喻文之所由生其語至爲微妙然既生之後變態百出亦有可得而詳言者蓋韓退之答尉遲生書云行峻而言

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古人文境之妙不出此數語矣蘇子瞻與謝民師推官書又專論達字其說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用修潭苑醜齋亦云達非淺陋之謂也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乃達者故周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徹今以淺陋爲達是烏知達哉近世張文端公聰訓齋語論圓字云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地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峰造極卽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曾文正家訓亦云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

玉潤四字爲主。無論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駰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鼂錯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夏夏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先端恪公諱文答方朔受斯書論緊字云。來文筆致明爽。而失於率易。落筆便成。思不能精深。句不能警鍊。此由所看之文太恕之過也。閒中熟讀孫子十三篇。便見古人運筆如刀。下句如石。無他要一箇緊字而已。古人論織曰緊滿。論地曰緊要。緊則滿滿則不鬆。美錦是也。緊則要。要則不換。關隘是也。方植之昭味詹言。又標精深華妙四字。以爲文字精深在法與意。華妙在興象與辭。此數說皆有心得。然未若劉海峯論文偶記之完備。其論文貴奇云。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筆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氣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爲奇。氣奇則真奇。

矣。又云。次第雖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楊子雲太元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又云。奇氣最難識。大約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迹。又云。讀古人文。於起滅轉接之間。覺有不可測識處。便是奇氣。又云。奇與平正相對。氣雖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謂奇。奇者於一氣行走之中。時時提起。又云。太史公伯夷傳。可謂神奇。其論文貴高云。窮理則識高。立志則骨高。好古則調高。又云。文到好處。只是樸淡意多。譬如不事紛華。翛然世味之外。謂之高人。昔人謂子長文字峻震川謂此言難曉。要當於極真極樸極淺處求之。其論文貴大云。道理博大。氣脈洪大。邱壑遠大。邱壑中必峰巒高大。波瀾闊大。乃可謂之遠大。其論文貴遠云。遠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說出者少。不說出者多。乃可謂遠。昔人論畫曰。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樹無枝。遠人無目。此之謂也。遠則味永。文至味永。則無以加。昔人謂子長文字微情妙旨。寄之筆墨蹊徑之外。又謂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而無筆墨之迹。故太史公文。並非孟堅所知。又云。昔人謂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者。尤佳。意到處言

不到言盡處意不盡。自太史公後，惟韓歐得其一二。其論文貴簡云：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為文章盡境。又云：程子云：立言貴含蓄意思，勿使無德者眩，知德者厭。此語最有味。其論文貴疏云：宋畫密，元畫疏。顏柳字密，鍾王字疏。孟堅文密，子長文疏。凡文力大則疏，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又云：子長拿捏大意，行文不妨脫略。其論文貴變云：易曰：虎變文炳，豹變文蔚。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故文者變之謂也。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句字變，惟昌黎能之。又云：文法有平有奇，須是兼備，乃盡文人之能事。上古文字初開，實字多，虛字少，典謨訓誥，何等簡奧，然文法自是未備。至孔子之時，虛字詳備，作者神態畢出。左氏情韻並美，文彩照耀。至先秦戰國，更加疏縱，漢人歛之，稍歸勁質，惟子長集其大成。唐人宗漢，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縱，而失其厚懋，氣味亦稍薄矣。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何可節損。然枝蔓輒弱，少古人厚重之氣。自是後人文漸薄處。又云：馬遷句法似贅拙，而實古

厚可愛。其論文貴瘦云：須從瘦出，而不宜以瘦名。蓋文至瘦則筆能屈曲盡意，而言無不達。然以瘦名，則文必狹隘。又云：公穀韓非王半山之文。江甯半山字王安石，石故宅，由縣東門至將山，此為半道故名。極高峻難識，學之有得，便當舍去。其論文貴華云：華正與樸相表裏，以其華美故可貴。所惡於華者，恐其近俗耳。所取於樸者，謂其不著脂粉耳。昔人謂不著脂粉而清真刻削者，梅聖俞之詩也。不著脂粉而精彩濃麗，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此知文之言。又云：天下之勢日趨於文，而不能自己。上古文字簡質，周尚文，而周公孔子之文最盛。其後傳為左氏，為屈原宋玉，為司馬相如，盛極矣。盛極則葉衰，流弊遂為六朝。六朝之靡弱，屈宋之盛肇之也。昌黎氏矯之以質，本六經為文，後人因之為清疏爽直，而古人華美之風亦略盡矣。平奇華樸，流激使然，末流皆不可處。又云：唐人之體較之漢人微露圭角，少渾噩之象。然陸離璀璨，猶似夏商鼎彝。宋人文雖佳，而萬怪惶惑處少矣。荆川云：唐之韓猶漢之班馬，宋之歐曾三蘇猶唐之韓。此自其同者言之耳。然氣味有厚薄，力量有大小，時代使然，不可強也。但學者先求其同，而後別其異，不宜伐其異而不知其同耳。

其論文貴參差云。天之生物無一不偶。而無一齊者。故雖排比之文。亦以隨勢曲注爲佳。又云。好文字與俗下文字相反。如行道者。一東一西。愈遠則愈善。一欲巧。一欲拙。一欲利。一欲鈍。一欲柔。一欲硬。一欲肥。一欲瘦。一欲濃。一欲淡。一欲豔。一欲樸。一欲鬆。一欲緊。一欲輕。一欲重。一欲秀令。一欲蒼莽。一欲偶儷。一欲參差。夫拙者巧之至。非真拙也。鈍者利之至。非真鈍也。其論文貴去陳言云。昌黎論文以去陳言爲第一義。後人見爲昌黎好奇。故云爾。不知作古文無不去陳言者。試觀歐蘇諸公。曾直用前人之言否。又云。昌黎既云去陳言。又極言去之之難。蓋經史諸子百家之文。雖讀之甚熟。卻不許用他一句。另作一番言語。豈不甚難。樊宗師墓誌云。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正與夏夏乎其難哉。互相發明。又云。樊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自漢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語。自謂有出處。自矜典雅。不知其爲襲也。剽賊也。又云。昔人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來歷者。凡用一字二字。必有其本也。非直用其語也。况詩與古文不同。詩可用成語。古文則必不可用。故杜詩多用

古人句。而韓於經史諸子之文。止用一字。或至兩字而止。若直用四字。知爲後人之文矣。又云。大約文字是日新之物。若石陳陳。相因安得。不目爲臭腐。原本古人意義。到行文時。卻須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謂去陳言。未嘗不換字。卻不是換字法。又云。王元美世貞論東坡云。觀其詩有學矣。似無才者。觀其文有才矣。似無學者。此元美不知文。而以陳言爲學也。東坡詩於前人事詞。無所不用。以詩可用陳言也。東坡文於前人事詞。一毫不用以文。不可用陳言也。正可於此悟古人行文之法。與詩迥異。而元美見以爲有學無學。夫一人之詩文。何以忽有學。忽無學哉。由不知文。故其言如此。又云。元美所謂學者。正古人之文。所唾棄而不屑用。畏避而不敢用者也。東坡之文。如太空浩氣。何處可著一前言。以貌爲學問哉。又云。昔人謂經對經。子對子者。皆詩賦偶儷。八比之時文耳。若散體古文。則六經皆陳言也。其論行文最貴者。品藻云。無品藻。便不成文字。如曰渾。曰灑。曰雄。曰奇。曰頓挫。曰跌宕之類。不可勝數。然有神上事。有氣上事。有體上事。有色上事。有聲上事。有味上事。有識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須辨之。

甚明。又云。文章品藻最貴者。曰雄。曰逸。歐陽子逸而未雄。昌黎雄處多。逸處少。太史公雄過昌黎。而逸處更多於雄處。所以以爲至。此外就諸家文境而比較言之者。如揚子法言問神篇云。虞夏之書。深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班孟堅司馬遷傳贊云。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覈。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范蔚宗班固傳論云。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叙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覺豐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韓退之進學解云。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其餘作者。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振發於其間。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

不爲鑿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遏抑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切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爲一家之文也。又云。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先蓋塢府君援鵠堂筆記云。文字筆瘦多奇。然自是小。如太史公不須如此。又云。昌黎雄處。每於一起一接。忽來忽止。不可端倪。宋六家及震川。俱犯駭蹇之病。又云。歐公文字玩其轉調處。如美人轉眼。又云。歐公每於將說未說處。吞吐抑揚作態。令人欲絕。又云。震川希心於歐曾。如見村樓記中。段烟波生色處最佳。然予能無感乎。句音韻輕促。不逮歐公。永福呂月滄瑣輯宜興吳仲倫德古文緒論云。古文善用疏。莫如史記。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濃郁處皆能疏。柳州則有不能疏者。又云。史記諸表序筆筆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唱歎者。多是橫闊的。劉庸齋藝槩云。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

覘入妙。又云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乎。曠如奧如。二公殆各有會心。又云介甫之文長於掃。東坡之文長於生。掃故高。生故贍。又云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曾文正公日記云。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凡此所論。又皆精審堅確。非老於文學者不能言也。

神理

易說卦傳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孟子盡心篇云。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云。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妙神化之說所由來也。文章亦有此境。必神足辭乃無不達。此說文所以於神字云。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杜工部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又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其知之矣。說文於理字云。治玉也。蓋玉既治。其文理始昭著。故引申之。凡事物之有條不紊者。皆謂之理。其在音樂。則孟子萬章篇所謂始條理。終條理者是也。其在文章。則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夫神必俟功候之足。興

會之到。而後臻焉。非可以著力為之。故易繫辭傳云。神无方而易无體。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若理則可以著力。故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二者之分也。

大抵神妙神化之境。非可一蹴幾。是有本原焉。有工力焉。考易繫辭傳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禮記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雖不專就文章言。而文章本原所在。固如是矣。莊子養生主篇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司馬彪曰。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文惠君曰。謩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崔譔曰。郤。隙也。窾。空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陸德明曰。肯。說文作。骨。肉也。案嘗。試也。而况大軫乎。向秀曰。軫。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崔譔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

刀刃若新發於硯。郭象曰：硯，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郭象曰：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達生篇云：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郭象曰：累，二九於竿，累三頭，是用手之停審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案：說文：株，木根也。厥者，斷木爲杙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偻丈人之謂乎？此雖不專就文章言，而文章工力所施，固如是矣。此外如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云：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惜抱先生古文詞類纂評之云：機應於心，故物不膠於心，不挫於氣，故神完守固。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然以之論道亦

然。曾文正公日記云：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謙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又云：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彖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爲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王昌齡官龍標尉之逸，昌谷李賀家於昌谷今宜陽縣地之奇，及元白張籍王建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即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此數條發揮韓氏之意至透。而文正於神之外，更及於機，蓋水到而渠乃成，機熟而神乃王也。又劉海峯論文偶記云：行文之道，神爲主，氣輔之，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灑，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爲氣之主。又云：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附，蕩乎

不知其所歸矣。又云：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附。又云：神只是氣之精處，諸條亦可參觀。是以古人精神興會之到，往往意在筆先。如周公作無逸，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其後歐陽公作五代史贊，每篇亦如此。是皆有無窮之意。在於筆先，有不期然而然者。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以下數行，屈原賈生列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以下數行，其噴薄而出亦然。又有意在筆外者，如史記伯夷列傳末，言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正所以見己著史記之爲功大也。平原君虞卿列傳贊，既敘虞卿始智終困，忽作轉語云：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又所以寓己之感憤也。平準書末云：烹弘羊，天乃雨。魏其武安侯列傳末云：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如此截然竟止，而餘意無窮。若此者，皆神爲之也。是以文心雕龍神思篇云：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

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遜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懷。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闢意象而運斤。又云：臨篇綴慮，必有一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若夫理之在天下，無論見於事，寓於物，皆賴文以明之。昔宋史文苑傳載張文潛，未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

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蝻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復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蘇子瞻與張嘉父書云。若著成一家之言。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魏叔子宗子發文集序云。今天下治古文者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至此則至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

庸衆。事理不足。關繫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蘇學書法。日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曾文正日記云。凡作詩文。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亦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

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所論皆極透切。雖然積理固文學家之要務。但觀洪景廬容齋四筆。載江陰葛延之。元符間省蘇公於儋耳。請作文之法。公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然則理雖積之於書。而意則攝之於我。既有意矣。又必有術以行之。然後能執簡御繁。化腐爲奇。是以論文偶記云。作文專以理爲主。則未盡其妙。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辭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其言累牘不適用於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是另一事。譬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堊手段。何處施設。然有土木材料不善施設者甚多。終不可爲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又云。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於文人之能事。又云。唐虞紀載。必待史臣。

孔門賢傑甚眾。而文學獨稱子游子夏。可見自古文事相傳。必有箇能事在。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所作南池文集序。論學太涉門面氣。凡言理不能改舊。而出語必要翻新。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說。皆陳陳耳。達摩一出。翻盡窠臼。然理豈有二哉。但能搬陳語。便了無意味。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方植之昭昧詹言云。屈子杜公。時出見道語。然惟於旁見側出處露之。故佳。若實用於正面。則似傳注語錄而腐矣。或即古人指點。或即事指點。或即物指點。愈不倫不類。愈妙遠不測。此則又皆論所以談理之方法云。

氣味

說文云。氣。雲氣也。蓋陰陽二氣交感。莫著於雲。人身之呼吸。猶雲之卷舒。孟子曰。氣體之充也。丑公孫管子曰。氣身之充也。術心淮南子曰。氣生之充也。道原皆即人身言之。夫人之氣言語其著焉者也。文章又言語之精也。故以氣爲重。說文又云。味。滋味也。而於滋云益也。蓋有味乃含咀靡盡。文章無氣無以行之。無味無以永之。此二者之分也。自孟子有養氣之語。而王充論衡自紀篇亦言之。然以氣論文。實

始於魏文帝典論其說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
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文選注引蒼頡篇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
移子弟又云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其與吳質書云公幹有逸氣但未適
耳自是以後劉彥和文心雕龍風骨篇云怳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
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
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
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鍊於骨者析辭必
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
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又云夫翬翟備
色而鸞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
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熱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
筆之鳴鳳也養氣篇云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勵和熊以苦之人志
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乘牘以驅

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
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
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
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刀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
亦衛氣之方也此論氣之有關於文與所以無耗損之者皆得要領若顏氏家訓
文章篇云凡爲文章猶人乘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
填坑塹也此則欲人歛才就範蓋文有逸氣本不易得若以銜勒制之則適矣及
韓退之論文復同此旨其答李翊書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
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蘇子瞻因王定國未
契退之孟郊墓銘以昌其詩之語答之以詩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饑昌詩如
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
志志壹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又作潮州韓文公廟碑亦引孟子養氣
之言以爲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

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二百年於此矣。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云。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宕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劉海峯論文偶記云。今粗示學者。古人行文至不可阻處。便是他氣盛。非獨一篇爲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語。如山崩。如峽流。覺攔攔不住。其妙只是箇直的。又云。氣最要重。予向謂文須筆輕氣重。善矣。而未至也。要得氣重。須是字句下得重。此最上乘。非初學拙笨之謂也。又云。文法至鈍拙處。乃爲極高妙之能事。非真拙鈍也。乃古之至耳。古來能此者。史遷尤爲獨步。又云。古人云。文以氣爲主。氣不可以不貫。鼓氣以勢壯爲美。而氣不可以不息。此語甚好。又云。論氣不論勢。不備。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欲得筆勢痛快。一在力學。古人一在涵養胸趣。夫心靜則氣自生矣。曾文正公曰。

記云。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工夫。又云。夜溫長楊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又云。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又云。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又云。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方植之昭昧詹言云。器物中或有形無氣。亦供世用。而不可以例詩文。詩文者生氣也。若滿紙如剪彩雕刻。無生氣。乃應試館閣體耳。於作家無分。據此可知。無論詩文。未有氣不盛而能工者也。雖然。氣之最上者曰元氣。歸震川項思堯文集序所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是也。六經尙矣。後世文家據王厚齋困學紀聞云。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王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惟杜韓足以當之。其他或爲敦厚之氣。或爲嚴凝之氣。雖不能無偏。要皆真氣也。生氣也。所忌者爲客氣。蓋客氣非僞。即滑。先蓋塢。

府君援鵝堂筆記。謂柳州論鍾乳書。從李斯諫逐客書來。然如中段設采奇麗處。李則隨意揮斥。不露圭角。而葩豔陸離。柳則似有意搜用奇怪。費氣力模擬。而筋骨呈露。此懼其偽也。惜抱先生與先石甫府君書云。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挫中有馳驟。若但有馳驟。即成剽滑。非真馳驟。此懼其滑也。至於文章之有味。其本原有二。一在積理。一在閱事。苟積理富。閱事多。自然醇醞有味。而輔助亦在聲色。昭昧詹言云。王厚齋謂蘇子由評文輒云不帶聲色。何義門焯曰。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此二說有得有失。須善參之。如唐書論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而薄滋味。竊謂經者道之腴也。其味無窮。何止但有典則。矧經亦自有極其聲色者在也。予因是思東坡嘗評韓柳詩云。子厚詩在陶淵明下。章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據此則陶柳之詩。其平澹處。且非真枯。而况六經哉。且夫味之爲說。亦非一二言所能盡矣。孔

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廣中正以其難領會耳。是故古人有曰厚味者。以其腴也。斯之謂有意味。亦曰有義味。如孟子舜往于田。以下數章之論孝。富歲子弟多賴。牛山之木。魚我所欲。各章之論心。荀子勸學篇之論學。韓非子孤憤五蠹各篇之論事。沈摯痛快。此其一也。又有曰深味者。以其永也。斯之謂有風味。亦曰有韻味。此其妙惟詩之風雅。得之爲多。昔人論芟苒詩。凡三章。章四句。總之爲四十八字。內用采字凡十三。芟苒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爲語助者。纔餘五字耳。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途。招徠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陸氏深說又論靈臺篇云。庶民子來。民之太和。麀鹿攸伏。於物魚躍。物之太和。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君臣之太和。所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王氏志長說其揄揚盛美。可謂至矣。又有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者。如風雅中所謂陳古風今者皆是。後世如諸家樂府。亦有斯意。而唐末韋端己長安清明詩云。早是傷春夢。雨天可堪芳草正。芊芊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案春明退朝錄。唐時清明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戚里蹴鞠。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楊高映畫秋千。游人記得昇平事。暗

喜風光似昔年。惜抱先生五七言。今體詩鈔評之曰。傷亂而作此故佳。若正序承平。而爲是語。則無味矣。若此者亦其一也。又有曰異味者。以其奇也。斯之謂有興味。亦曰有趣味。如莊子之謬悠荒唐。屈子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皆詭異之辭。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亦譎怪之談。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更荒淫之意。凡此皆所以抒其感憤。揚馬之詞賦。太史公之紀傳。表志世家言。曹阮之詩。韓柳之文。亦往往如此。曾文正家訓。論退之五古云。其中有怪奇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有詠諧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儕輩妒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慙怯頻窺覘。必從此等處用心。乃可以長才力。添風趣。其在近體。如子厚詠黃柑云。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子瞻詠荔枝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皆因遷謫而故作詼諧之語。亦其類也。昔文心雕龍隱秀篇云。深文隱蔚。餘味曲包。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又與李秀才書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其美常在酸鹹

之外。學者苟知此意。庶幾言近指遠。而不致遺後人以覆瓿之譏也夫。

格律

說文格木長兒。曾文正公筆記云。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條交互。故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從本義引伸之者也。凡經史中訓格爲至爲來者。皆相交之義。其曰格鬪曰扞格曰廢格曰沮格之類。皆相拒之義。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木工爲窗格。即取象於此。曰體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伸之。故家語禮記注並訓格爲法。案此條論格字至詳。說文又曰律均布也。今由均布二字思之。如曰音律。曰紀律。曰刑律。總之皆均布也。皆法也。故爾雅釋詁亦訓律爲法。但格律二者雖同訓。而格者導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此其分也。大抵文章一類。有一類之格。魏文帝典論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

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微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劉彥和文心雕龍定勢篇云。章表奏議。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儀乎清麗。符檄書移。楷式乎明斷。史論序注。師範乎覈要。箴銘碑誄。體制乎宏深。連珠七辭。從事乎巧豔。昭明文選序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詩自炎漢中葉。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此皆總論各類者也。若舉各類而分論之者。如文心雕龍詮賦篇云。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技。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

者也。頌讚篇云。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又云。本讚之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銘箴篇云。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誄碑篇云。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憊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又云。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哀弔篇云。原夫哀辭大體。情主乎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又云。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

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論說篇云。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綸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又云。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詔策篇云。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燹伐。則聲有滄雷之威。青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檄移篇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皆指天時。審人事。算彊弱。角權勢。標著龜于前驗。懸鑿鑑于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謀。譎詭以馳旨。煒燁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爲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版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

此其要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回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章表篇云。原夫表章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侈。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奏啓篇云。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術在糾惡。勢必深峭。啓者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歛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議對篇云。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先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

此綱領之大要也。又云：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玉庭之美對也。書記篇云：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又云：原賤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賤記之分也。此外如曾文正評昌黎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云：凡誌墓之文，懼千百年後谷遷陵改，見者不知誰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語氣須是對不知誰何之人說話。此文少乖，又評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云：凡墓誌之文，以告後世，不知誰何之人，其先人有可稱則稱之，無可稱則不著一語可也。此文合法，學者合觀之，可以知門類之宜辨矣。又一篇有一篇之格，蓋欲謀篇必製局，欲製局必立格，故劉彥和文心雕龍附會篇云：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芬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

藏迹，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疏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曾文正日記亦云：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綫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又云：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又筆記云：友人錢塘戴醕士熙嘗爲余言：李伯時畫七十二賢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筆，面目精神，四肢百體，衣褶鞞紋，皆與其鼻端相準相肖，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勢，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鱗身蛇軀之詭趣，皆自其鼻端一筆以生變化，而卒不離其宗。國藩以謂斯言也，可通於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氣焉，有體焉，今使有人於此，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則見者謂之不成人，又或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五管在上，兩髀爲脅，則見者亦必反而卻走，爲文者或無所專注，無所歸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氣不能舉其體，則謂之不成

文。故雖長篇鉅製。其精神意氣之所在。必有所謂鼻端之一筆者。譬若水之有幹流。山之有主峯。畫龍者之有睛。物不能兩大。人不能兩首。文之主意亦不能兩重。專重一處。而四體停勻。乃始成章耳。學者合觀之。亦可以知章法之宜求矣。若夫古今文學家之戒律。則尤有可臚陳者。易繫辭傳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之戒律也。論語泰伯篇云。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曾子之戒律也。孟子公孫丑篇云。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孟子之戒律也。史記五帝本紀贊云。百家言黃帝。其辭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此太史公之戒律也。法言吾子篇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此揚子雲之戒律也。典論云。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此曹子桓之戒律也。文賦云。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又云。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此陸士衡之戒律也。他若韓退之答李翺書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又云。惟陳言之務去。柳子厚報袁君陳秀才避師

名書云。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歐陽永叔答吳充秀才書云。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朱子語類論文。忌意凡思緩。忌輒弱。忌沒緊要。忌不仔細。忌辭意一直無餘。忌浮淺。忌不穩。忌絮。忌巧。忌昧晦。忌不足。忌輕。忌薄。忌冗。方望溪評沈椒園廷芳文云。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又答程夔州書云。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受之。則直如涕唾之令人設矣。呂月滄輯吳仲倫古文緒論云。國初如汪堯峯文。詩話尺牘。氣尙未去淨。方望溪乃盡淨矣。詩賦字雖不可有。但如漢賦字句。用亦何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闕入。此等處須詳辨之。惜抱先生與先石甫府君書云。凡作古文。須知古人用意沖澹處。忌濃重。譬如舉萬鈞之鼎。

如一鴻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狀。則入俗矣。曾文正復陳右銘太守書云。僕昔好觀古人文章。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銜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又若柯文編序云。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璋奇麗之辭。做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疣。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真。衆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以上所論。皆談戒律所不可不知者。至於文之當作與否。古人亦極不苟。如黃山谷與人書云。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深歎息。以爲名言。顧亭林日知錄云。唐杜牧答莊

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婁堅重刻長慶集序曰。凡刻本傳既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者。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又與友人書云。中孚李容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汾陽侯仲輅乘七論文章不可苟作云。艾東鄉南英謂陳大士際泰許人一文。當如許人一女。不可草率。其識高於世人遠甚。昔朱晦庵嘗言。陸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牽去。不得全其晚節。及後放翁再出。果爲韓侂胄作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元史姚燧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文章先有一世之名。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皆罪也。蓋語言文字。人品攸關。斯

言之玷。駟馬難追。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巖
墓碑。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佞明宮記。與其悔之於後。何如慎之於先。
韓柳歐公於誌傳。皆不輕作。子瞻生平銘墓止五人。皆盛德。若富鄭公。司馬溫
公。趙清獻公。并范蜀公。張文定公。平也。此外趙康靖公。槩滕元發。市二銘。亦代文
定所爲者。在翰林詔撰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李治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
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盡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噫。是道也。自蔡伯喈以來。
已不免有慚德矣。鄞縣全謝山。望文說云。揚子雲美新。貽笑千古。餘如退之上宰
相書。潮州謝上表。祭裴中丞文。京兆尹李實墓銘。放翁閱古泉南園記。西山建醮
青詞。皆爲白圭之玷。放翁二記。雖有微辭。然不如不作之爲愈。儒者之爲文也。其
養之當如嬰兒。其衛之當如處女。太原閻百詩。若潛邱札記云。竟陵鍾伯敬。慳有
武夷山記。考其時乃丁憂去職。枉道而爲此。昔二蘇居喪。禁斷詩文。再期之內。不
著一字。陸文安。淵稱爲知禮。夫登山何事。聞訃何時。而竟優游爲之耶。諸家所論。
尤文學家座右銘也。

聲色

詩大雅皇矣篇云。不大聲以色。中庸申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夫聲色爲末。
則道爲本矣。然道舍聲色亦無由昭著。故惜抱先生與先石甫府君書云。夫道德
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
舍此便無可窺尋矣。考說文云。聲音也。又云。色。顏氣也。然則所謂聲者。就大小短
長疾徐剛柔高下言之。所謂色者。就清奇濃淡言之。此其分也。蓋聲之有關文
章。其說遠矣。如書帝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左
氏襄二十九年傳。載季札觀樂而云。美哉淵乎。泱泱乎。蕩乎。灑乎。思深哉。廣哉
熙熙乎。至矣哉。禮記樂記載子貢問樂於師乙。而乙之言云。上如抗。下如隊。曲如
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鈎。纍纍乎。端如貫珠。使非精於聲律。固不能爲是言。故
樂記又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荀子勸學篇
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大略篇云。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又云。其言
有文焉。其聲有哀焉。韓退之送孟東野序云。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

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上襄陽于相公書。既以正聲諧韶。瀟勁氣。沮金石並言。答尉遲生書。又以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並言。荆潭唱和詩序。且推及於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眇。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李習之作。退之祭文。遂謂其聲。殫天地。歐陽永叔送楊寘序云。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深心。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此雖論琴。而文章準諸此矣。故王介甫作永叔祭文。遂評其文云。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偉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先蓋塢府君。援鶉堂筆記云。朱子謂韓昌黎蘇明允作文。做一生之精力。皆從古人聲響處學。此真知文之深者。劉海峯論文偶記云。文章最要有節奏。譬之筦

絃繁奏中。必有希聲窈渺處。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詩古文要從聲音證入。不知聲音。總爲門外漢耳。梅伯言閑存詩草跋云。今世之聞樂者。肅然穆然。其聲動人心。非皆能辨其詞也。取清廟生民之詞。而佶屈誦之。未有不聽而思臥者。故詩之道。聲而已矣。曾文正日記云。樂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表裏。又云。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詁精確。一貴聲調鏗鏘。又云。讀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不能自己。庶漸漸可入佳境。又云。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敝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又云。作文以聲調爲本。又家訓云。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須熟讀古人佳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喉舌相習。則下筆時必有句調奔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張廉卿復朱榮香書云。聲調一事。世俗人以爲至淺。不知文之精微要眇。悉寓於其中。凡此皆論聲調之有

關於文章者也。但古人之所謂聲調者，與齊梁人之說不同。古人本乎天籟，齊梁則出於人爲，說莫詳於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其略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旨，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南史陸厥傳云：王融謝朓沈約等文，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爲永明南齊武帝體。厥與約書曰：尚書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闔此處。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龔歸妥貼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沈答書又云：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

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元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其後劉彥和從而申之，於文心雕龍聲律篇云：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輓轡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瓏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斯論。由諸言出，而聲病之說以起。及唐近體詩盛行，於是文學家又增一體製矣。自休文創聲律之學，當時鍾仲偉已深詆之，故詩品序云：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

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自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鑿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誦。不可蹇礙。但令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大抵八病曰平頭。曰上尾。曰蜂腰。曰鶴膝。曰大韻。曰小韻。曰正紐。曰旁紐。據鄞縣仇滄柱註杜詩詳注云。所謂平頭者。前句上二字與後句上二字同聲。如古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同聲。日樂同聲。是平頭也。又如朝雲晦初景。丹池晚飛雪。飄披聚還散。吹揚凝其威。四句上二字皆平聲。是平頭也。又如周王褒詩高箱照雲母。壯馬飾當顛。單衣火浣布。利劍水精珠。四句疊用四物。而每物各用一虛一實字面。亦平頭也。又如杜摯詩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粲。疊引古人。皆在句首。是亦平頭也。所謂上尾者。上句尾字與下句尾字俱用平聲。雖韻異而聲則同。是犯上尾。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與齊皆平聲。又如庭陬有古榴。綠葉含丹榮。榴與榮亦平聲也。又如一句尾字與二句尾字連用同聲。是

亦上尾。如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又如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秋月。素扇皆去聲。亦犯上尾矣。其在七律。如杜詩春酒杯濃琥珀薄。與誤疑茅堂入江麓。同係入聲。王維詩新豐樹裏行人度。與聞道甘泉能獻賦。同聲同韻。皆犯上尾也。又如杜秋興詩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王母函關宮扇聖顏。俱在句尾。未免疊足。亦犯上尾。若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虎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前聯拈落長二字於字尾。後聯移深漫二字於上面。便不犯同矣。蔡寬夫詩話云。蜂腰鶴膝。蓋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中一字獨清。則兩頭大而中間小。即爲蜂腰。若五字首尾皆清音。中一字獨濁。則兩頭細而中間粗。即爲鶴膝矣。今案張衡詩邂逅承際會。是以濁夾清爲蜂腰也。如傅元詩徽音冠青雲。是以清爽濁爲鶴膝也。所謂大韻者。如微暉同韻。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五字相犯。阮籍詩微風照羅袂。明月耀清輝。是也。所謂小韻者。如清明同韻。上句第四字不得與下句第一字相犯。詩云薄帷鑑明月。清風

吹我襟是也。所謂正紐者，如溪起憩三字爲一紐。上句有溪字，下句再用憩字。庾闡詩：朝濟清溪岸，夕憩五龍泉。是正紐也。所謂旁紐者，如長梁同韻，長上聲爲丈，上句首用丈字，下句首用梁字，是亦相犯。詩云：丈夫且安坐，梁塵將欲起。此旁紐也。在七律如杜詩：遠開山嶽散，江湖山散爲正紐。如丈人才力猶強健，丈強爲旁紐矣。此外又有雙聲疊韻之法。南史王元謨問謝莊曰：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漱礪爲疊韻。學林新編曰：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如李羣玉詩：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鉤輈格磔乃疊韻也。此條所考至爲詳明。唐時日本僧空海撰《文筆眼心鈔》云：十字中一六相犯名水渾，二七相犯名火滅，是謂平頭。十字中上句末與下句末相犯名土崩，是謂上尾。五字中二五相犯又二四相犯，是謂蜂腰。二十字中第一句末字與第三句末字相犯，是謂鶴膝。所云相犯，統四聲言之。五字中二五用同韻字，名觸絕病，是謂大韻。五字中一三用同韻字，名傷音病，是謂小韻。五字中用雙聲而隔字，名爽切病，是謂旁紐。亦曰大紐。五字十字中用同紐而疊字，亦名爽切。

病是謂正紐，亦曰小紐。此與仇說又小異。總之沈氏四聲譜久佚，今可考者惟謝靈運傳論及答陸韓卿字厥書。諸家以意推測，其不同宜耳。何義門《讀書記》云：浮聲切響，即是輕重。今曲家猶講陰陽清濁，楊用修亦云：文心雕龍論和韻之殊，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韻，蓋以平聲爲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東是和，東中風是韻也。如所言可見沈說不特爲近體詩所由來，勢非流爲詞曲不止。實則大家何嘗沾沾於此，是以唐僧皎然詩評云：沈氏酷裁入病，碎用四聲，風雅殆盡。援鶉堂筆記云：齊梁以四聲殊音韻，別輕重。沈宋之研順聲勢，但取平仄調協，於彼說亦不能盡避。旁紐雙聲也。一詩中固時時見之。若疊韻則杜公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鷺，且故爲之。何嘗不調協乎？然則近體且不盡如其說。何論古詩？更何論古文？善乎韓退之答李翱書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吳摯甫先生答張廉卿書云：聲音之道，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爲抗墜曲直斷續，歛侈緩急，長短伸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勢之自然，非必有意於其間，而故無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氣之未充者也。是真破的之。

論矣。若夫下手之方，則在於諷誦。故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大抵學古文者，必
要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又云：寄來詩文
皆有可觀，但說到中間，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必急讀以求其體勢。
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梅伯言與孫芝房書云：夫古文
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
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復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
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
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
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
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張廉卿答吳摯甫書云：閣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
載其辭，往往在江甯。聞方存之誠宗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
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一道乎。但古
文固無一定之平仄，而聲調既有高下，則二音要有不容不相濟者。況古詩限於

五言七言乎。况近體乎。四庫全書總目於趙秋谷聲調譜云：執信嘗問聲調於王
士正，士正靳不肯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鈎稽，竟得其法。因著此書，其例古
體詩五言重第三字，七言重第五字，而以上下二字消息之。大抵以三平爲正格，
其四平切脚，如李商隱之詠神聖功書之碑，兩平切脚，如蘇軾之白魚紫蟹，不論
錢者，謂之落調。柏梁體及四句轉韻之體，則不在此限焉。律詩以本句平仄相救
爲單拗，出句如杜甫之清新庾開府，對句如王維之暮禽相與還是也。兩句平仄
相救爲雙拗，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其他變例數條，
皆本此而推之，而起句結句不相對偶者，則不在此限焉。此說亦學詩所不可不
知者。色也者，所以助文之光采，而與聲相輔而行者也。其要有三：一曰鍊字，二
曰造句，三曰隸事。文心雕龍鍊字篇有避詭異省聯邊權重出調單複四法，而論
重出尤精。其說云：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
甯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方植之昭昧
詹言云：好用虛字承遞，最易軟弱，須橫空盤硬，中間擺落翦斷，多少軟弱，詞意自

然高古。吳摯甫先生嘗爲永樸誦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末段。嗚呼曼卿以下數行。以爲字字若有凸凹。因歎文章之難。第一在用虛字。蓋淺深雅俗。於此焉分。曾文正公復李眉生書云。來函詢虛實譬喻異詁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止一字而喻意已明。異詁云者。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閣下現讀通鑑。即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鈔記。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徹矣。又復鄧寅階書云。文選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即已不待他求。又家訓云。文章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巖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楊子

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援鵝堂筆記云。字句章法。文之淺者也。然神氣體勢。皆階之而見。古今文字高下。莫不由此。又云。字句之奇。宋以後大家多不講此。亦是其病處。論文偶記云。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又云。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又云。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又云。近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則必笑以爲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但所謂字句音節。須從古人文字中。實實講貫過始得。非如世俗所云也。呂月滄輯吳仲倫古文緒論云。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有清氣運乎其中。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

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卻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又云。文字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兩句而古雅者。亦有練數句爲一句。乃覺古簡者。總之氣不可不疏。至於隸事。文心雕龍麗辭篇。嘗戒不均與孤立二病。以爲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騶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蹕而行也。蘇子瞻題柳子厚詩云。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焦弱侯筆乘云。章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觀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乃子建事。不可加之無忌。援鵝堂筆記云。大凡文字。援據雖有詳略。然必具見端末。又云。何大復聞武昌邊報詩。請纓誰爲繫樓蘭。賈誼請繫單于頸。終軍請以長纓繫南越。無繫樓蘭事。且當時邊報。又無與西域。惜抱先生復劉明東書云。見贈五言排律。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隨手填入。姑摘其一聯。誌公謂徐陵。天上石麒麟。豈可易石爲玉。又陵官非學士。學士唐乃有此官耳。公孫宏與陵。於鄙人絕不似。止十字中。而病痛已四五矣。五七言今體詩鈔。評陸放翁江樓醉中作。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甯有地理憂。生

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以爲前聯用孔北海。天垂酒星之耀。仲長統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並漢人語相稱。後聯用唐人詩。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取材較猥。對上句不過。又昭昧詹言引先生之言云。王阮亭四法。一典字中。有古體之典。有近體絕句之典。近體絕句之典。必不可入古詩。其遠諸則三字亦然。據此可見運用故實。無論詩文。皆不可苟。或因周秦諸子。及詞賦家多假設之辭。以爲藉口。不知寓言與莊語。未可同科。觀退庵隨筆載蘇子容。每聞人言故事。必檢出處。又云。蘇文忠公每有撰著。雖目前事。率令少章秦觀叔黨公少諸人檢視而後出。古人之審慎何如。若夫文忠刑賞忠厚之至論。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特少時應試之作。理想成文。可以將無作有。故曰想當然爾。文士狡獪。要當別論。昔黃山谷與王觀復書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顏氏家訓勉學篇亦云。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長洲朱仲武孔彰又以臨川李小湖先生琇之言告永樸云。作文引事。斷宜檢查原文。不可但恃記憶之力。蓋自以爲不誤。其誤必多。學者所當服膺。

正在此等語也。雖然文章色澤猶不盡於此。廣而言之。如易之象。詩之比興。孟莊之譬喻。揚馬之鋪張。皆是。又詩家於篇中往往插入描寫之語。文家亦或凌空布景。如秦誓若有一个臣一段。孟子莊暴章今王鼓樂於此一段。韓退之原毀嘗試語於衆曰一段。與李斯諫逐客書中間。即色樂珠玉爲喻。皆設色處也。至紀事之文。因此人而牽及彼人。因此事而牽及他事。迷離變化。古人譬之雲煙。亦曰煙波。昔張廉卿先生告永樸云。古人論文。要情韻不匱。夫所謂不匱者。以旁支多也。如花開。必枝葉掩映。風韻乃可人。若去枝葉。惟存花。亦不足觀矣。考說文於文字云。錯畫也。象交文。然則文固以交錯爲義。惟交錯斯采色生焉。夫詞藻之於采色。特一端耳。何足以盡其妙。歸震川與沈敬甫書云。近來俗子論文。頗好翦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斯言真有味哉。

文學研究法卷四

桐城姚永樸仲實

剛柔

自易賁卦象傳言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說卦傳又言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文章之體之本於陰陽剛柔。其來遠矣。顧後世文學家未有論及此者。惟宋書謝靈運傳論言志動於中。歌詠外發。嘗推本於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劉彥和文心雕龍鎔裁篇云。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皆以此爲言。而未暢厥旨。及惜抱先生答魯絜非書。言之乃詳。其說曰。竊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人其時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

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一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紕。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笙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義理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度。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而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於神明。人力不及施也。篇中言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恐

世之淺者藉口。以獷悍爲陽剛。以靡弱不振爲陰柔也。其言一有一絕。無不可言。文者。蓋陰陽剛柔之分。亦言其大概而已。必剛柔相錯而後爲文。故陽剛之文。亦具陰柔之美。特不勝其陽剛之致而已。陰柔亦然。止可偏勝。而不可以絕無。禮記樂記云。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正以此。是後曾文正公演之。析而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象。以氣勢爲太陽之類。趣味爲少陽之類。識度爲太陰之類。情韻爲少陰之類。其分古近體詩。亦欲爲四屬。而別增機神一類。然所鈔十八家五言古詩。乃刻四類字。朱印本詩下。曰氣勢識度情韻與文同。曰工律與文異。而無機神之說。蓋仍用四類也。見吳肇甫記古文四象後至論各類所宜。謂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論著詞賦奏議哀祭傳誌敘記宜噴薄。序跋詔令書牘典志雜記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論文境之妙。謂陽剛之美。莫要於雄直怪麗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茹遠潔適四字。而各爲之贊。於雄字曰。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於直字曰。黃河千里。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於怪字曰。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元山經。張韓互見。於麗字曰。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於茹字曰。眾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於遠字曰。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於潔字曰。尤意陳言。類字盡芟。慎爾褒貶。神人所監。於適字曰。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並日記論古今文家得陽剛之美者。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曰柳宗元。得陰柔之美者。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曰曾鞏。尺又嘗言文章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能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伏大江。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褫裘而來。絕無齷齪卑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為多。鳴原堂論文據此則光明俊偉。乃陽剛之勝境。孟賈韓固得陽剛之美。而陸蘇殆其亞也。又言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亦然。仲尼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而揭其不得已而

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釋中孚。一同人五等七爻。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爻之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為臆斷專決之辭。自孟子好為直截俊拔之語。已不能如仲尼之謙謹。而況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紆徐簡遠。差明此義。而曾子固亦有宛轉思深之處。外此則詞與義俱盡。尙何謙謹之有哉。或詞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嘗置慮於其間。又烏知所謂憂危者哉。筆記據此則憂危謙謹。乃陰柔之勝境。南豐固全得陰柔之美。而諸葛公蓋亦其類也。案文正既以四象申惜抱之意。嘗選文以實之。而授其目於吳摯甫先生。其後摯翁刊示後進。並述張廉卿之言。又以二十字分配陰陽。謂神氣勢骨機理意識脈聲陽也。味韻格態情法詞度界色陰也。則充其類而盡之矣。至於惜抱先生復陳東浦方伯書云。當者立碎。此境似亦當屬陽剛。曾文正與吳南屏書云。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此境似亦當屬陰柔。夫陽剛陰柔二者。各擅所長如此。而世顧重視陽剛輕視陰柔者。管異之與友人論文書云。僕聞文之大原出於天。得其備者。渾然如太和之元

氣偏焉而入於陽與偏焉而入於陰皆不可以爲文章之至境然而自周以來雖善文者亦不能無偏僕謂與其偏於陰也則無甯偏於陽何也貴陽而賤陰伸剛而絀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爲德者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聖賢論人重剛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順夫爲文之道豈異於此乎古來文人陳義吐辭徐婉不失態度歷代多有至若駿桀廉悍稱雄才而足號爲剛者千百年而後一遇焉耳甚矣陽之足貴也然僕以爲是有天焉有人焉得天之剛世亦無幾其餘必進之以學進之以學者孟子所云以直養而無害是也日蓄吾浩然之氣絕其卑靡遏其鄙吝使夫爲體也常宏而其爲用也常毅則一旦隨其所發而至大至剛之概可以塞乎天地之間矣如此則學問成而其文亦隨之以至矣取道之原六經其至極也而論其從入之途則公羊國策賈誼太史公皆深得乎陽剛之美者誠熟復之當必更有所進耳此篇頗足與姚曾之說相參但管氏以太史公爲陽剛與文正異豈因其氣之雄奇趣之詭詭而云然歟若曾氏則又以其多頓挫之筆跌宕之姿嗚咽之聲吞吐之致皆得陰

柔之勝境也夫文正固嘗以太史公爲文家之王都矣然則縱不能如孔子之渾然元氣其於陰陽二美亦庶幾兼備之是以呂月滄輯吳仲倫古文緒論云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極多要有灑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綽逸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文正日記又云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瓌璋俊邁以揚馬爲最恢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瓌璋恢詭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熨貼樸屬微不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強企愜適者詩書醞釀歲月磨鍊皆可日起而有功愜適未必能兼雄奇之長雄奇則未有不愜適者學者之識當仰窺於瓌璋俊邁恢詭恣肆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則端從平實愜適始又云凡爲文用意宜歛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孔子處亦不過辭昌語快用意稍侈耳後人爲文但求其氣之伸古人爲文但求其氣之縮氣恆縮則詞句多澀然深於文者固當從這裏過惲子居與紉之論文書云古文從入之途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

無裂而能變也。觀此數說，則陽剛之文固難能而可貴，而學者從事於此，不能不先求平實愜適。及夫茹與潔者，是陰柔之文，必當研究，又可知矣。且惜抱先生即歐公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避所短而不犯，並舉以告絜非，可知有此兩種辦法。所謂取異己者之長以自濟者，管氏進之以學一語，已得其旨。而曾文正與張廉卿書云：「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昔姚氏論文有陽剛陰柔之分，二者畫然不相謀。然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望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何如？」亦取異己者之長以自濟之意也。然而人各有能有不能，若必難進於陽剛，惟有用避所短而不犯之法，此亦非進之以學不可。是故惜抱先生評劉子政戰國策序云：「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冲溶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又與陳碩士書云：「所寄古文大抵正有餘而奇不足，此不必勉爲奇，但益求其醇厚，即自貴耳。古人不云善用其短乎。」

奇正

昔莊周自稱其書雖瓌璋而連珠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俶詭可觀，其後揚子法言君子篇遂有子長愛奇之語。韓退之送窮文亦自稱其文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柳子厚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謂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又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謂退之爲毛穎傳，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蘇子瞻書子由超然臺賦後，謂子由之文詞理精確不及吾，而氣體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而子由則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而已。」由是觀之，古來文家未有不以奇爲尚者。其故何哉？劉彥和嘗言之矣。文心雕龍神思篇云：「夫神思方運，萬途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

難巧也。退之亦言之矣。答劉正夫書云。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是故爲文章者。說平實之理。載庸常之行。最難制勝。必力去陳言。標新領異。然後爲佳。古今文人好奇。其原因蓋在於此。雖然此種文字雖極可喜。然非根本深魄力厚。而以鷙悍之氣。噴薄之勢。恢詭之趣。崛強之筆。濃郁之辭。鏗鏘之調行之。必不能窺其奧窔。使初學而驟希乎此。其流弊可勝言乎。故文心雕龍定勢篇云。舊鍊之才。執正以馭奇。新學之士。逐奇而失正。蘇子瞻答黃魯直書亦云。鼂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鼂文奇麗似差早。東坡言不得已三字形容最妙。此先生南行前集序所以云。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而與謝民師推官書。所以云文章之境。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也。莊子言己之書充實不可以已。下天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漢書藝文志謂齊韓詩傳。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

已。皆深知此意者也。八家之文。惟韓公最奇。然李習之爲之祭文。既曰開闔怪駭。驅濤湧雲。又必曰撥去其華。得其本根。皇甫持正爲之墓誌銘。既曰茹古涵今。無有端倪。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又必曰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李南紀作昌黎集序。既曰汗瀾卓踔。齋泔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又必曰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嗚呼。此公之所以能承八代之後。而振其衰。以返之於三代兩漢歟。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舊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然。迨元結獨孤及出。乃有意漸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蓋復古之功。其來有漸。其後韓公繼起。乃臻極盛。然同時之士。惟子厚一人。足以肩隨。餘子往往不能無弊。是以新唐書韓愈傳云。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蘇子瞻謝歐陽內翰書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四庫全書總目於李元賓集云。觀爲李華從子。以古文與韓愈相砥礪。其後愈文

雄視百世。而觀文雕琢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於歐陽行周集云。詹與李觀韓愈同年舉進士。皆出陸贄之門。今觀詹之文。與觀相上下。去愈甚遠。於絳守居園池記注云。長慶三年。樊宗師官絳州刺史。即守居構園池。自爲之記。文僻澀不可句讀。好奇者多爲之注。然其字句多不師古。不可訓詁考證。諸家第推測以求通。一篇之文。僅七百七十七字。而眾說糾紛。終無定論。別有越王樓詩序。僻澀與此文相類。於皇甫持正集云。湜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鄭玉師山遺文有與洪君實書。謂其言語敝次。著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於孫可之集云。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吏部。退之。其與友人論文書。又復云然。今觀二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合而觀之。韓門諸子。不可謂非耿介拔俗。然奇崛之境之不易到。亦即諸子而可知。是以洪景廬容齋隨筆云。毛穎傳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度亦不以爲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

人既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蟠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方望溪評韓公進學解亦云。退之爲此。與毛穎傳同。以示其才無所不可。蓋別調也。而茅鹿門以爲正正之旂。堂堂之陣。是謂不知而強言。且夫諸子以有意爲奇之故。文章日流險僻。而不能造於自然。勢將授人以口實。唐末繁縟之文。因復鳴於時。歷五季以至宋初。而不可革。但繁縟必詞勝於理。甚者或流媒黷。或入輕靡。弊視險僻爲更甚。故宋之君子多非之。柳開穆修之徒是也。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傳於尹洙。洙與歐陽永叔爲友。永叔始亦工駢儷之體。由洙乃爲古文。其記舊本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得舊本唐昌黎先生集。於州南李堯輔家。因乞以歸讀之。覺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時獨念於予心。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

相與作爲古文。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學者非韓不學也。大抵仲塗伯長始爲於風氣初開。明而未融。與元次山獨孤至之及同。其先導之功不可沒亦同。及廬陵出。而宋之文章又極盛。雖云再復於古。然永叔與南豐曾氏眉山三蘇氏皆變退之之奇崛而爲平易。惟臨川王氏差近退之。要亦不過峭折而已。未能雄渾也。先蓋塢府君援鶉堂筆記。謂荆公堅瘦。又昌黎一節之奇。蓋得其深處。但介甫學韓。究不可謂非有得者。即永叔以深婉勝。未嘗不繇遠。子固以醇厚勝。未嘗不寬博。三蘇以條達勝。未嘗不精悍。若明之歸氏清之方氏姚氏梅氏。雖氣清體潔。足爲一代正宗。而未流不免薄弱。曾文正公思有以挽之。故教人由介甫學韓。由山谷學杜。又使之用力說文文選。以求深古雄厚。第此境方姚固不能到。而論文則已見及之。如方氏古文約選序例云。古文氣體所貴澄清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是彼以清潔爲始境。並不以爲止境可知。又云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爲明七子之僞體。則所以防貌襲之病也。文正日記云。韓文之妙。實從相如子雲得來。又

云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子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今案援鶉堂筆記云。文字自是貴藻麗奇怪。屈宋以來再變而爲相如子雲皆如此。昌黎南海神廟碑。壯麗從相如來。豈宋人所能及。惜抱先生與張翰宣書亦云。司馬相如自是西漢之傑。昌黎南海神廟碑中敘景瑰麗處。即效相如賦體。但退之學人必變其貌而取其神。故不覺耳。韓公效相如處頗多。故稱之不容口。是則文正所悟而得者。姚氏亦先言之矣。然則吾人今日從事於此。以奇者爲宗乎。抑以正者爲宗乎。曰進學解云。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蓋奇而不法。險僻而已。非奇也。正而不葩。庸庸而已。非正也。方密之以通雅云。論語鮮矣仁。孟子豕交之也。何嘗不奇。又云。格莫奇於詩。如無羊篇先敍飲訛之狀。忽曰牧人乃夢。變魚變旃。從而占之。何其幻乎。采綠憶遠。忽而作計。此後永不相離。薄言觀者。冷綴便收。至于正月小弁雨無正之沈悼。巷伯彼何人斯之激怒。章法次第。最稱神品。皆非後人所能彷彿也。離騷之登天入水。作如何會。華胥之鈞天。作如何會。古詩之結婚遺鯉。書字不滅。作如何會。淵明之干戚擲杖。乞酒與年。作如何會。其指遠矣。又云。漁父鼓枻而去。屈原似

爲所訶矣。且問是一人耶。二人耶。東方有一士。又曰我欲觀其人。我是誰。東方之士是誰。夫奇必如此。雖迷離變化。而不失自然。故通雅又引吳立夫之言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爲法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正部還伍。則肅然未嘗亂。然則二者途殊。未始不同歸。但入門之初。正易奇難。觀惜抱先生與王鐵夫書云。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積累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澹。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也。又與陳碩士書云。文之出奇怪。惟功深以待其自至。邵又須常將太史公韓公境界。懸置胸中。則筆端自與尋常境界相遠。又與伯昂從孫書云。大抵作詩平易則苦無味。求奇則患不穩。去此兩病。乃可言佳。此皆謂奇怪乃文章勝境。而未可一蹴幾也。

雅俗

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陽又曰。鄭聲淫。衛詩序曰。雅者正也。書傳曰。淫過也。

大抵文之過於生者。爲怪僻。爲直率。爲粗硬。過於熟者。爲滑易。爲輕靡。爲纖弱。皆淫也。即皆俗也。顧俗者衆。而風行一時。反以雅者爲澹泊無味。昔莊子天地篇云。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一作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云。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然則雅俗之不相容。雖冰炭異性。薰蕕異氣。不足以喻。顧不欲文章之工。則已。如欲其工。就雅去俗。實爲首務。是以歸震川與沈敬甫書云。僅有一篇好者。卻安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著些瘡疖。可惡。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大抵作詩古文。皆急須先辨雅俗。俗氣不除盡。則無由入門。況求妙絕之境乎。方植之昭昧詹言云。古人論文。必曰一語不落凡近。小家只是不解此義。以凡近之心胸。凡近之才識。未嘗深造篤嗜。不知古人艱阻。怪變難到。可畏之處。而又無志自欲。獨出古今。故不能割捨凡近也。但脫凡近。便是古人。又云。學古而真有

得。即有敗筆。必不倍於大雅。其本不二也。嘗見後世詩文家。亦頗有似古人處。而其他篇或一篇中。忽又入以極凡近卑陋語。則其人心中。於古人必無真知真好。故不能了然於雅俗之辨。譬如王謝子弟。雖遭造次顛沛。決不作市井乞兒相。又云。讀古人詩。須觀其氣韻。氣者氣味也。韻者態度風致也。如對名花。其可愛處。必在形色之外。氣韻分雅俗。意象分大小高下。筆勢分強弱。而古人妙處。十得六七矣。張廉卿答劉生書云。夫文章之道。莫要於雅健。欲爲健而厲之已甚。則或近俗。求免於俗。而務爲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爲文者。若左邱明。莊周。荀卿。司馬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之強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爲最難。知其難也。而以意默參於二者之交。有機焉以寓其間。此固非朝暮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於其心。是則其至焉耳。至之之道無他。廣穫而精導。熟諷而湛思。舍此則未有可以速化而襲取之者也。觀以上諸家之說。可恍然於雅俗之不能不急辨矣。雖然欲求其雅而不致於俗。有本原焉。則績學其要也。故諸葛武侯誠子書云。夫學須靜也。才

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劉彥和文心雕龍事類篇亦云。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迺適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方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雖然績學固文章之要事。而尤有本原焉。則洗心之謂也。昔黃山谷書繒卷後云。余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日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又與聲叔六姪書云。日月易失。官職自有命。但使腹中有數百卷書。略識古人義味。便不爲俗士矣。觀此可見雅俗全在人品上分別。人品全在光源上分別。故山谷與人書又云。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蘇子瞻嘗誦杜子美王侯與螻蛄。同盡隨邱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之句。以爲此老詩外。尙有事在。是以自爲之詩亦云。世事浮雲改。此心孤月明。王厚齋困學紀聞。因引以驗其晚年所造之深。其

後陸放翁示子詩云。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與東坡如一鼻孔出氣。歸震川史記總評云。我喜怒哀樂一樣不好。不敢讀史。必讀得我與史爲一。乃敢下筆。夫讀史且然。作文可知。故與沈敬甫書又云。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卻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建甯朱梅崖瑋答李璠玉書云。讀書在先高其志。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目。然後有以自置。自置者世慮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同乎古人。則吾心古人之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其於文也。將有不期高而自高者。山陽潘彥輔與德養一齋詩話云。夫所謂雅者。非第詞之雅馴而已。其作詩之由。必脫棄勢利。而後謂之雅也。今種種鬪靡。騁妍之詩。皆趨勢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詞縱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則詞亦不能掩矣。先考慕庭府君諱游叩瓠瑣語云。人若有一毫名利心未淨。則文字間必有一分俗。其皆此旨歟。然而修詞之功。亦不可少。故退之汲汲於去陳言。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申之云。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

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

柔其下侯苟將采其劉瘠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鶻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人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黃太冲論文管見云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吾邑徐椒存先生亮宗亦告永樸云文之不潔非但在字句也陳義太盡無含

蓄之致造句雖新多習見之意皆不潔也無意於摹倣而不覺舉筆即見者是矣夫既洗其心又能績學而加以修詞其就雅去俗何難但欲爲佳文又必待有好題目而後可觀歸震川與王子敬書云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歎耳又與沈敬甫書云可惡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又云子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大抵好文字亦須待好題目然後發積學用功以俟一旦興會精神之至雖古名家亦不過如此而已又云碩士意不滿所作文是也然文亦要好題發之今只是壽序等題耳固亦難得好文字矣一家所見略同綜而觀之然後知昔人於文學家之易流於俗者必兢兢焉辨之如明史文苑傳載王弇洲主盟文壇數十年歸震川獨目爲妄庸巨子弇洲大憾久乃心折題其遺像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方望溪於錢受之文章亦詆爲穢惡惜抱先生與何硯農書云今日詩家大爲榛塞雖通人不能具正見吾斷謂樊榭厲簡齋袁皆詩家之惡派此論出必大爲世怨怒然理不可易吳摯甫先生

與日本人論詩云。白香山自是一大家。能自開境界。前無此體。不可厚非。但其詩不易學。學則得其病痛。蘇公獨能學而勝之。所以爲大才。蘇亦謂元輕白俗。其所以勝白者。以其不輕不俗也。又云。近世張船山陶之詩。入於輕俗。吾國論詩學者。皆以袁子才枚蔣心餘銓趙甌北翼張船山爲戒。如此等語。非故爲苛論。正欲爲去俗計耳。若夫文學家之近於正者。則崇尚之。如惜翁與人書云。夫唐宋以後。爲文者多矣。何以獨推歸熙甫。以熙甫能於北宋諸賢外。自開境路故也。又云。熙甫之才氣筆力。不能及唐宋韓歐諸賢。而以與之配者。得文家之真脈。不襲其貌。而神理上通周秦。故才不必大。而可貴。曾滌生答吳南屏書云。與歐陽小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搗約論禘祭書。贈搗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覓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

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蘇獨挾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並薄之也。如此等語。亦非爲恕辭。正欲爲就雅計耳。不特此也。凡古今文章。若就一篇兩篇論。則可錄者多。然以全體觀之。則有不能不從嚴者。是以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聞松江姚春木楮選國朝初文。此不過如唐粹宋鑑之類。備一朝之人才典章。不可以爲論文之極致。如鐵夫謂宋元人文各有可學。此只是門面話。如云體例有可采處。則凡有遇皆可采。不獨宋元也。如直求可當古文家數者。則南宋雖朱子不爲是。況元及明初諸賢乎。方密之通雅云。史漢韓蘇騷雅李杜。此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野而問訊。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其如不中節奏。不堪入耳何。先大父石甫。府君復方彥聞書云。唐宋諸賢修辭之工。或不逮六朝以前。特其取義甚正。立體尤嚴。譬諸樂然。雖非清明廣大之奏。已絕煩數淫濫之音。先正論文所以必主八家者。非謂文章極於八家。謂八家乃斯文之塗軌也。

繁簡

古人之爲文章。無分於繁簡也。惟得其宜而已。觀劉彥和文心雕龍鎔裁篇。其總論鎔裁曰。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辭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其論鎔曰。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其論裁曰。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鍊鎔裁而曉繁略矣。然則繁與簡。豈有定鵠乎。自世之不善於文者。或義失之贅。或辭失之蕪。於是

尙簡之說興焉。此杜元凱左傳序所以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陸士衡文賦所以云。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也。厥後柳子厚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稱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在樵宜千百言。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歐陽永叔作尹師魯墓誌銘。謂其文章簡而有法。先薑塢府君援鵠堂筆記云。王介甫文可謂惜墨如金。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大抵簡峻之氣。昌黎爲最。更當於此著力。又云。作文須見古人簡質惜墨如金處。又云。文已閱過。但加芟削爾。然似意足而味長矣。陳無己以曾子固刪其文。得古文法。不知蕪差可比子固乎。花木之英。雜於蕪草穢葉中。則其光不耀。夫文亦猶是耳。又云。必欲簡峻。莫若更讀荆公所爲。則筆間自有裁制矣。敘事之文。爲繁冗所累。則氣不能流行自在。不可不知。呂月滄輯吳仲倫古文緒論云。上等之資從韓入。中等資從柳王二家入。庶幾文品可以峻。文筆可以古。又云。古來博洽而不爲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不屑用前人一字。此所以高。劉庸齋藝槩云。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非如荆公筆力之簡健。殆不足

以矯且振之。凡此皆尚簡之說也。顧亦有過簡而文反不暢者。故歐陽公與徐無黨書云。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又云。作文之體。先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自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顧亭林日知錄云。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當日書成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正在此兩句。曾文正公復陳右銘太守書云。既明於戒律。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砢砢。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又日記云。李申甫在此暢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暢者。爲在己之禁令太多。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爲

主。凡辦事者先貴敷陳條暢。凡此又不全以尚簡爲然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日知錄云。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至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又云。天下不仁之途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二者常相因。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又云。詩言莠言。莠言者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衛侯在邾。而臧孫譏糞土之言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嫺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叙爲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鬻妃唇之詠。宣於侍宴之餘。於是搖頭而舞八風。連袂而歌萬歲。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吾輩若此等語不見

於篇牘。則將有不期簡而自簡者。顧氏又云。古人之文。不獨一篇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於祭文。則不復見於誌。見於誌。則不復見於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互見也。又有互見於他人之文。而遂不重出者。古人之重愛其言。而不必出於己。大抵如是。吾輩若知此義。則更將有不期簡而自簡者。大抵文章無論爲議論。爲叙事。必有歸宿之處。既有歸宿。則首尾一綫。豈容支離之義。冗贅之辭。措於其間。昔歐公爲范文正公作神道碑。尹師魯作墓誌銘。兩家子孫頗有異言。歐公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云。先相公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添改爲之。緣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之意。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又第二書云。誌文今已撰了。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其論

尹師魯墓誌云。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爲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哉。王介甫答錢公輔學士書云。比蒙以銘文見屬。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木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蘇子瞻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與其子厚之書云。誌文計十日半月可畢。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方望溪答喬介夫書云。蒙諭爲賢尊侍講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剪裁。俾情事

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得而見矣。又答孫以甯書云。承命爲孫徵君作家傳。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隱。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又與程若韓書云。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蠶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以上諸家所論。雖專主敘事言之。然觀其所以營度之者。即議論之文。亦可隅反矣。但文章既因事體之大小。而有詳略之分。則篇幅或長或短。自不能不分求之。

援鵝堂筆記云。凡作文須令邱壑萬狀。若小文自須高古。故昌黎云。雍容乎大篇。寂寥乎短章也。曾文正家訓。答其子敘事之文。難於行氣之間。以爲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即盧夫人之銘。女挈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崛強。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文正又喜取古人文章兩兩比較。故日記云。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王韓許公兩篇爲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張署張徹兩篇爲偶。推此而全集中可爲偶者甚多。如此玩索。最易得力。附錄於此。以爲後學之法。

疵瑕

易云。其稱名也。雜而不越。繫辭詩云。出言有章。都八夫欲不越而有章。則凡文章中之疵瑕。非盡滌而去之不可。雖古來名篇。亦或不免。然未可以古人蹈此。而遂不思矯而正之也。昔左太冲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述以游海若。考之草木。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劉彥和文心雕

龍事類篇云。陳思報孔璋書。言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案葛天氏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推之。原作接人從黃氏叔琳校改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蕭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又指瑕篇云。陳思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儼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甯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北面事親。別舅擗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之悲。皆大失也。李習之答王載言書云。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

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鸞。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以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章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柳子厚答杜溫夫書。亦謂其不當稱己爲周孔。黃山谷與王元直帖。又謂稱人鈞候鈞旨。臺候臺旨。必須名位相稱。不可妄施。餘若劉子元史通叙事篇。論以古詞代今語之非。又云。姓氏本複。不可減省。從單。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史家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不當用前代名品。嘉定錢竹汀大跋方望溪文。載臨川李巨來統譏望溪省桐城之名。而但曰桐。以爲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竹汀與友人書。又謂其人

自題太僕少卿。沿唐宋之稱省寺字。若題銜以意更易如此。則學士大夫之著述。轉不若吏胥文移之可信。由此推之。古人於歷代帝王年號。未有不書兩字者。今人或連用兩朝年號。遂減省書之。如曰順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之類。古人於高祖之父稱五世祖。以上依此推之。今人乃自始祖順數而下。古人以伯叔稱兄弟。詩所謂伯兮叔兮也。釋今人乃施之於伯父叔父。古人女子稱其兄弟之子曰姪。左傳所謂姪其從姑也。五年今人雖男子亦稱兄弟之子爲姪。皆甚不合。至四庫全書總目。論李文公集云。集中皇祖實錄一篇。立名頗爲僭越。夫皇祖皇考。文見禮經。至明英宗時始著爲禁令。翽在其前。稱之猶有說也。若實錄之名。則六代以來。已定爲帝制。隋志所載。班班可稽。唐宋以來。臣庶無敢稱者。翽乃以題其祖之行狀。殊爲不經。此說亦是。考古於皇字本有君也大也美也諸訓。故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祝辭皆稱皇祖皇祖妣。禮記曲禮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離騷皇覽揆余于初度兮。注皇皇考也。宋歐陽永叔瀧岡阡表亦云。皇曾祖府君。皇祖府君。皇考崇公。皇妣。然韓魏公琦已嘗易

皇爲顯。蓋甯謹無僭。其禁令雖始於明。而士大夫之不敢同於帝制。固非一日矣。顧亭林日知錄云。古人非三公不稱公。此外稱之者必其父祖。司馬遷稱父太史公是也。不然則尊老之辭。如馮公南公東平嬴公元城建公是也。又不然則失其名者。如新城三老董公太倉令淳于公膠西蓋公東園公夏黃公河南守吳公之屬是也。黃太冲金石要例云。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惲子居大雲山房文彙通例。於監司以上書公。以下書君。餘與金石要例略同。此皆文章援引故實。及名稱之間。所不可不致慎者也。若夫立言所尚。尤在得體。如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云。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勿作戚戚之文。蘇子由論詩病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

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亦異乎顏子之在陋巷矣。平湖陸清獻公其隴三魚堂日記。評唐人詩。一日看除目。十年損道心。以爲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惜抱先生五七言今體詩鈔。評唐人要路眼看知己在。不應窮巷久低眉。以爲干乞之辭。唐人多有之。而此等語尤猥陋。又古文辭類纂。評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述昌言官兩制。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以爲此明允胸襟陋處。昌黎必不然。方植之昭昧詹言云。詩中苦語。不宜自己正述。恐失之卑儉寒乞。若說則索興說之。須是悲壯蒼涼沈痛。令人感動心脾。愚謂此種當以東方曼倩朔答客難。揚子雲解嘲。韓文公進學解送窮文爲法。其在詩則當如杜子美醉時歌所云。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退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所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爲法。自然遣詞措意。不至衰頹。凡此皆述遭遇所不可不知者也。鄭東甫嘗言鄭康成注經。於先輩之說異己者。必陳於前。而載已說於後。以待後人採擇。

從不肯加一詆毀語。至同時人乃施攻詰焉。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是也。蓋敬禮先輩。自當如此。永樸妹夫范肯堂世當亦言文章所尤難者。在乎罵譏王侯將相。而敬慎不淪。與下輩稍解文字。縱情牢騷者。判若天壤。文章雖極諷嘲。而定有一種淵穆氣象。望而知爲儒人之盛業。與雜家小說不同。此兩說又可爲議論先輩與時事之法。前說即禮記儒行博學以知服之義。後說即詩序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義。至於稱述先世措詞亦宜矜慎。昔孔孟叙列古仁聖賢人備矣。而罕及先德。惟中庸贊孔子。獨淋漓盡致。此因孔子爲萬世所宗。無夸飾之嫌。而他若太史公班孟堅叙祖考語皆約。歐陽公瀧岡阡表。述其父事於母訓之中。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又即其祖平生不得志處。見其大節。歸熙甫先妣事略亦真樸。昔人所以皆謂爲得體。梁萱林退庵隨筆云。朱子作章齋先生松行述。只平平叙次。伊川爲大中珣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惟其如此。是以可信。永樸姊夫馬通伯其嘗云。莊周有言。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夫所謂諛諂者。豈必無其實而虛稱以誣之哉。侍言尊者之側。語貴質而不敢盡也。而或飾之。君子曰。

是相疏外之道也。其於爲文亦若是焉而已。據事直書，使覽者自得其情，而於言若有所不敢出者，敬之至也。兩說並得之。又黃山谷答洪駒父書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呂月滄輯吳仲倫古文緒論云：史記未嘗不罵世，卻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蝮蠍等傳，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纖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大文章。洪景廬容齋三筆云：東漢碑銘載人先代，多只書官。唐宋人又往往只書其人，曰諱某字某，不存其名。殊乖孝子慈孫欲顯揚先祖之意。五筆云：歐陽公文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而韓公無論施於尊卑，皆曰愈謙以下人，此可爲法。會稽章實齋學文史通義論古文十弊，其一云：有投其母行述，請大興朱先生鶴作誌，叙其母節孝，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美矣。又述乃祖於時不安，乃母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言不肖甚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必不爲是言也。何必斡旋，反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痍。其二云：江南

舊家修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實不愧貞烈。據事直書，翁誠不能無歎然，然究不足爲大惡。乃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女家誤以爲婿。夫千萬里無故報幼子殤，又不道及男女婚期，明者皆知其無是理，則因求圓而不也矣。其二云：嘗見有爲人撰誌者，未叙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事答文，虛烏有。且其子長成，非必待人經理者也。詰其何以失實至此，則曰：做古碑，更蘇州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張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應其家，文情深厚，欲似之耳。削趾適履，莫此爲甚。其四云：有名士爲人作傳，自云：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及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作者乃援附爲名，惡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詩著名，實亦未副。然有名實出其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請者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弃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藉人炫己，顏頰豈復知忸怩哉。其五云：雍正間詔裁陋規，懲治貪墨，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時勢然也。今

觀傳誌碑狀之文。亦盛稱其時。府州縣官。杜絕餽遺。清苦自守。不知逼於功令。萬人所同。不足爲盛節。此之謂不達時勢。其六云。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叙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叙功。故也。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其七云。近來學者。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因之行文。貪多務得。明知非要。不憚辭費。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證。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榮求增。豈非畫蛇添足耶。其八云。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里委巷。甚至傭嫗鸞婢。特出天性之優。難期儒雅。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誠。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版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

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畱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世有作者。於此多不致思。是以文爲戲也。餘一條謂不可以時文眼孔作文論文。茲弗備錄。

工夫

魏文帝典論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佚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王仲任論衡謝短篇云。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惰慢。便爲

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云。退之子名昶。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凡此皆勉人用力文學之語也。大抵人果有志於文學。而後有甘苦可言。如陸士衡文賦云。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馭選。唯豪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魄以探賾。頓清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韓退之答李翊書云。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

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唯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又上兵部李侍郎書云。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窮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又進學解云。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吾故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

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云：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子瞻自評文云：吾文如萬斛

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赴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陸放翁壬子九月夜讀歌詩，稟有感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百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夜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飛，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宋在眼原歷歷。天機雲錦爲我用，翦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蓋諸家自道其平生之所經歷者如此。若夫因甘苦而知各體之難易，如方望溪答程夔州書云：散體惟記難撰結，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敘，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曾文正公筆記云：古今文字，惟辭賦敷

陳之類。大政典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之才。不足以涉其藩籬。而張廉卿先生又告永樸以論說之不易爲。其意以爲自諸子後。其足自立者。惟過秦論原道原性原毀本論志林十餘篇耳。其他皆無甚補於世。或且有損。故不可不慎。吾弟叔節亦言每見海內才傑。年少氣壯。議論之文。多可觀者。至於敘述。則凌雜蔓衍。多無法則。或謹於法矣。又索漠少生氣。及已得塗徑。乃覺紀事之文尙易。而議論轉難。蓋議論必發古人所未得。又其說非關繫乎宇宙。能自成一家言。不爲工也。以才筆自雄。徒辭費耳。此皆論古文中諸體者。但先蓋塢府君援鵝堂筆記。引安溪李文貞公光地嘗語人云。某友看古文。不從議論文字入手。先讀碑版文字。亦是一病。故爲文亦長於碑版。若議論文字。便不出色。此條亦不可不與張廉卿之說合觀。至於詩中諸體。洪景盧容齋三筆云。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工也。曾文正公家訓云。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後世爲此體而光如皎日響若春霆者。惟韓公耳。惜抱先生五七言今體詩鈔云。五言排律。古今止杜公有千門萬戶開闔陰陽之意。自來

學杜者。他體猶能近似。長律則愈逸矣。方植之昭昧詹言云。詩莫難於七古。七古以才氣爲主。縱橫變化。雄奇渾灑。亦由天授。不可強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千來年。止此二人。其次則須解古文者。而後能爲之。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南宋以後。古文之傳絕。七言古詩。遂無大宗。又云。世之文士。無人不作詩。無詩不七律。不知詩之諸體。七律最難。尙在七古之上。何也。七古以才氣爲主。而馳驟疾徐短長高下。任我之意。以爲起訖。七律束於八句之中。以短篇須縱橫奇恣。而又章法井然。所以難也。然則學者用功宜如何。竊觀古人雖博覽羣籍。而其所得力者。莫不可屈指而數。除韓柳已見前所引外。他如王厚齋困學紀聞云。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黃山谷與王觀復書云。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又與蘇大通書云。凡讀書法。要以經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爾。又與斌老

書云。左傳前漢書讀得徹否。書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廢。江出岷山。源若甕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絕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又與敦禮秘校帖云。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久之使一代事參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耳。又與朱聖弼書云。能逐日輟一兩時。讀漢書一卷。積一歲之力。所得多矣。遇事繁暫闕。明日輒續。則意味自相接。蘇子由作歐陽公神道碑云。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又亡兄子瞻墓誌銘云。公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王荊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又云。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詩柳文。謂之南遷二友。朱子平生於經史外。最服膺南豐曾氏。而語類又云。讀韓文熟。便能做得韓公文字。讀蘇文熟。便能做得蘇公文字。據此可見欲爲茲學。未有不專心致志。讀幾部緊要書。而能有成者。其下手方法。則困學紀聞載沈亞之送韓靜略序云。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譬如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祭酒即韓公

也。歐陽公歸田錄云。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東坡集載孫莘老覺嘗乘間問歐陽公以文章。答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黃山谷與洪駒父書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凡作文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又與王立之帖云。欲追配古人。須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劉海峯論文偶記云。凡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之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又云。記得多便可生悟。譬如奕棋。記得譜多。也須有過人之著。又云。文章到極妙處。便一字不可移易。

所謂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惜抱先生與魯賓之書云。夫學文者利病短長。下筆時必自知之。更取以與所讀古人文較量得失。使無不明了。充其得而救其失。可入古人之室矣。豈必同時人言其優劣哉。言之者未必當。不若精心自知之明也。與陳碩士書云。學文之法無他。多讀多爲。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啓。必不能盡其神妙。然苟人輟其力。則天亦何自而啓之哉。又云。大抵文字須熟乃妙。熟則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隨意生能。常語滯義。不遣而自去矣。又云。亦只是熟讀多作。固無他法。又云。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又云。凡學詩文之事。觀覽不可不汎博。若其熟讀精思效法者。則欲其少。不欲其多。梁茵林退庵隨筆云。讀書貴熟。作文亦然。昔有問歐陽公作文之法者。公曰。吾於賢豈有吝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出也。又引毛稚黃之言云。或疑文有生而佳者。此必熟後之生也。熟後之生。必佳。若未熟之生。則生疏而已。焉得佳乎。曾文正復鄧寅皆書云。吾意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躐。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

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即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滄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自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故張子云。心有所開。即便札記。不思則還塞之矣。諸家所言。其開示後人。皆極親切。大抵讀文看文。有用。選本與專集兩法。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所謂總集類也。專集則別集類也。選本之佳者。既分撮其英華。又合論其同異。故於初學爲便。然不閱專集。終不能窺全豹。譬如嘗鼎一臠。安得自詔知味。且彼操選政者。亦自閱專集而來。若吾人但知選本。而不求諸專集。究恐難浹洽貫串。朱子語類云。作詩先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此教人看詩集法。文集可依此推之。自周秦兩漢文章外。當以唐宋八大家爲先。而後及其餘。先蓋塢府君嘗論明人流覽多愛。浸淫於後代文集。而不自振。吳摯

甫先生亦告永樸多讀秦漢人書。少作宋元人語。此意學者不可不知。此外猶有三法。一曰分段落。蓋不先將段落分清。何由尋古人綫索。而得其精神。惜抱先生於文之深古者。每注明各段大意。曾文正讀書尤詳於分段。皆以此。番禺陳蘭甫禮亦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即作文之法。作文必先讀文。凡讀古人之文。每篇必求其主意而標識之。尋其倫次而分畫之。明乎古人之有倫有脊。而後我之作文能有倫有脊也。二曰觀古人評點。惜抱先生答徐季雅書云。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不可言喻者。要必自可言喻者而入之。韓昌黎柳子厚歐蘇所言論文之旨。彼固無欺人語。後之論文者。豈能更有以踰之哉。若夫其不可言喻者。則在乎久爲之自得而已。震川閱本史記。於學文最爲有益。圈點啓發人意。有愈於解說者矣。可借一部臨之。熟讀必覺有大勝處。昔永樸先考慕庭府君嘗言吾鄉戴存莊孝廉衡鈞入都。曾文正詢古文法。存莊以惜抱軒尺牘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故作聖哲畫像記云。國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啓之也。歐陽生文集序。亦及存莊。謂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

觀此可見爲文必有導師。特古今評點極多。苟非善者。或反害初學而亂人意。亦宜知所擇耳。三曰觀古人注釋。夫注釋之爲益有三。一在知年月。張文端公聰訓齋語云。予於白陸詩。皆細注年月。知彼於何年引退。其衰健之蹟皆可指。古文亦然。必如此。乃可知才力早晚強弱淺深之不同。二在知典故。蓋古人無一字無本。况其中多有稽古事迹舊章之處。能考其根據。則曉然於運用及援引之法。三在知命意。古人立言。每因時而發。非詳辨之。不能知人論世。但不可穿鑿爲說。四庫全書總目論楚辭云。詞賦之體與叙事不同。寄託之言與莊語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迥出於蹊徑之外。而曲終乃歸於本意。疏以訓詁。核以事實。則刻舟而求劍矣。如離騷大旨全在篇末。以前皆文章之波瀾。不觀其通。而句句字字。必求其人以實之。反詆古人之疏舛。是亦蘇軾所謂作詩必此詩也。又論杜詩云。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箋杜詩者。遂以劉昫宋祁二書。據爲槁本。一字一句。務使與紀傳相符。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出於諸家者。固在於是。然集中根本不過數十首耳。詠日而以爲比。肅宗。詠螢而以爲比。李輔

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紈袴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援鵝堂筆記云：何義門於阮嗣宗詠懷詩，多援魏晉易代之事釋之。夫阮旨淵放，歸趣難求，昔人之所怯言，而必一一舉其事以實之，豈悉合哉？侯官嚴幾道復亦告永樸云：此古詩耳，八十餘首，不必作於一時，謂身仕亂朝，語憂情鬱，則聞命矣。若謂皆緣一事而發，非譏曹爽，即刺典午，殆不其然。然則此等必有左證，乃可信。否則與其憑臆以斷，又不若闕如之為愈矣。若作文之法，以勤於改削為要，觀呂居仁紫微詩話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功夫自進。歐公作文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山谷長年多定前作。朱子語類云：嘗見歐公醉翁亭記原藁，發端凡三四行，後悉塗去，而易以環滁皆山也五字。洪景盧容齋續筆云：王荊公絕句春風又綠江南岸，原藁綠作到，圈去，注曰不好，改過字，復圈去，改為入，旋改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黃魯直詩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用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可見古人無不如是。是以涇縣包慎伯世樂山堂文鈔序云：自唐以來，世所盛稱者八家，是八家者，則既千載如生已，而並時儕

輩亦託以不朽，文字之力，吹枯噓生，有同造物。然吾聞歐陽子為文，脫藁即糊牆壁間，出入塗乙，至不存原文一字。夫歐陽之初藁，其超越尋常，豈顧問哉，而必塗乙，至不存一字，乃自慙，則知韓柳王蘇曾之造詣，亦必爾也。昌黎之頌李杜曰：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則知古人皆作之多，而存之寡也。李杜集有兩三藁並存者，則知古人雖再三改竄，而猶有未定也。亦有求助於師友者，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儀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以為美談。容齋續筆引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以為正用子建此書。五筆又載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歌詞，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以示南豐李泰伯。觀李讀之起而言曰：公之文出，必將名世，妄意易一字以成盛美。公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薄，而德字承之，乃似越越，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領首，殆欲下拜。顏氏家訓文章篇亦云：學為文章，先謀親

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傍人也。如此數條。求人改削。是或一道。但不可倩人代作。如此則永無長進之望矣。至於謄寫。亦不可草率。聰訓齋語云。使人代寫。最是大家子弟陋習。寫文要工緻。不可錯落塗抹。所關於色澤不小。斯言亦宜念之。又顏氏家訓言。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論癡符。章文此自即不足與於大雅之林者言之。吾人倘自度才力。可以研精此學。亦宜以專精爲貴。昔方望溪嘗作詩。海甯查他山行慎見之。曰。子詩不能工。徒奪爲文力。望溪自是不爲詩。惜抱先生嘗作詞。嘉甯王鳳喈盛鳴語休甯戴東原震曰。吾昔畏姬傳。今不畏之矣。東原曰。何耶。曰。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并之。夫專力則精。雜學則粗。故不足畏也。東原以告。惜抱自是不爲詞。此二事相類。因足爲後生龜鑑。附錄於此。

結論

永樸爲諸君撰文學研究法二十四篇。於文章奧窔。言之亦略具矣。雖然猶有一

說焉。大抵昔人論文。皆本其所閱歷者告人。欲人目前依之用力。則將來得力較爲直捷耳。若但襲其語以爲談助。遂居之不疑。謂真訣吾已得之。是道聽塗說也。夫天下豈有道聽塗說。而可以收實效者。是故欲工茲學。非有真悟不可。昔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文家之事。大似禪悟。觀人評論圈點。皆是借徑。一旦豁然有得。呵佛罵祖。無不可者。此中自有真實境地。必不疑於狂肆妄言。未證爲證也。而與先大父石甫府君書又云。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悟之後。則返觀昔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又云。此不可急求。深讀久爲。自有悟入。是則真悟必出於真知。真知必出於真學也。曩嘗喜程伊川談虎之喻。以爲中惟一人聞之色變。蓋曾爲虎所傷。故深知之。而明道語王介甫云。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之曰。如此如此。極是分明。某則不然。必直入尋之。辛勤登攀。邈迤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然卻實在塔中。去之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說如此如此。此雖說道。而文事亦猶是矣。是故始必有人指示塗轍。然後知所以用力。終

必自己依所指示者而實行之。然後有得力處。不然非眼高手生。即轉爲深細之律所束縛。而格格不吐。欲免此二弊而獲益。要惟有從事於惜翁所謂熟讀精思及久爲者。何也。熟讀精思則能即古人之文。印之於心。久爲又能以所得於古人者。驗之於手。工夫果足。何患不與諸大家並駕齊驅。有志之士。尙其勉之。



